楓皐集 八

序 箴 贊
記 銘 傳
跋 頌 雜著

楓皐集卷之十五目錄

序

六獻箴

銘

正宗大王御賜歙硯銘

賡 御製賜内閣直提學李晚秀木屐銘

倭筆銘

愼汝琴銘

李景混賜帶銘

頌

新製羔毫頌

姨弟李士成 羲贊 新第頌

贊

傳

楓皐集卷之十五

序

實錄廳題名錄序

正宗莊孝大王實錄起丙申止庚申二十五年共五十有四卷開局自辛酉春至乙丑秋凡五年其與纂修校讎之役者皆堂上官自輔國階至通政階摠若干人其有謄錄繕寫之勞者皆六品官至堂下三品官摠若干人而摠裁官不親事但時赴局董飭以汔于成古例實錄成則自 上必以其供仕月日之淺久而論賞有差於其洗草也必宣醞以寵之是年實

錄之成以有 貞純聖后喪宣醞不行而賞如古例旣洗草將成實錄廳題名錄以其序屬不佞竊惟實錄國史也而有題名之記者欲使後世之人知是史之出於誰手也又欲志與修是史之爲榮且光也嗚呼我 先王宏謨盛烈卓越百代天地之大日月之明非二三秉筆之臣所能彷彿萬一則其兢兢慄慄者惟在於是而若夫爲榮而光則此錄固足以徵實於後世者又何多贅之辭乎哉

雲石小稿序

嗚呼此延安李元愚景芝之殘稾也君太學士屐翁

公之子君生四歲而識字十歲而通經史十有三而冠十四五而能詞賦古文十九而歿歿而無血肉可托跡君生世之故惟南陽一坏土與此卷耳悲夫屐翁既抱西河之慟日夕哀號彷徨思復見其面而不可得遂從塵篋之內搜其遺文又皆散佚所剩纔詩賦雜述若干首與功令數十篇而已使人謂不佞曰公嘗視渠猶子姪今渠死而遺躅將泯爲父者何忍焉此卷非謂其可傳也惟是渠影響在此公如賜一言幽明兩感不佞聞之涕濟然無從也嗚呼天道福善而禍淫夫以屐翁之令德不克保一子已不能無

憾嫺孝友仁厚之姿如君吉祥粹潔之貌如君聰明雋慧之才如君而不久其年者安所謂福善之理哉不佞與屐翁同事 先王逮至末年 聖訓鄭重而弓劒遽遠則式至今誦 玉音而勉石交此吾兩人交際之所深也故君始生也則不佞祝其康寧而壽考也君幼而穎異也則不佞又望其成就之夙也君旣成人也則不佞又勉其踔厲揚顯經綸黼黻也凡此皆相與之深而卽知君之姿之貌之才之絕類而出羣也嗚呼君十二歲賦日出詩於北關不佞賀君之伯父議政公曰是兒品相殊凡而才思高遠他日

必繼公兄弟之業其後復讀其螢火賦駸駸乎歐陽秋聲之遺音不佞爲之題曰君子心術宰相氣象文章手段不佞於君心乎愛悅不啻如祥麟瑞鳳寧蔽於所好而不之覺歟然君歿之日自君之宗黨隣里以至搢紳學士之知君之名者咸錯愕賫咨曰斯人至於斯君殤也而使人悼惜如此夫豈無所以哉嗚呼天之生君賦與之篤若將使其有爲及其奪之之速疾病夭椓酷殘其生惟恐其少延何哉豈生之雖天而壽夭在人歟抑其自生自死天固無游者耶嗚呼其不可諶也今其殘篇剩墨雖存於此然不足以

壽君之傳傳之亦誰復知之雖然屐翁取族人兒以立君後異日此兒長成子姓蕃衍追求其父祖之彷彿亦舍此卷而無他矣遂書而歸之以塞屐翁之悲

送桐漁李判書赴燕序

上之十三年癸酉春朝廷假桐漁李大夫判樞銜充謝恩正使赴燕大夫索不佞以言不佞與大夫少日僚寀情好至皓首無所改今爲異域別寧可默然已乎乃呼之曰李大夫凡人閒使命其愁沮厭憚視若遷徙四㝯之厄者固無足道其喜而勇赴者其情亦不過喜其山川風土人物城池宮室園囿倉廩奇偉

瓌麗弔詭之觀可以駭耳目娛心志故行則忘跋履之歎歸則恣矜耀之談而已今大夫不然平生恬靜寡欲身若不勝於衣言若不出於口絕不習馳逐遊覽事慕好與世人一切不相侔吾必知大夫在路檐帷不時褰也在舘手一卷頹然臥也如是則是役也於大夫何涉雖然是役也不佞爲朝廷甚喜竊自謂知大夫深故耳吾東與中國壤土相接而天文亦燕分之餘也故粵自前世中國有事則吾東輒相終始亂與亂安與安考之史籍可按而知也不佞之使燕今二十年矣當時瞻聆猶謂富盛近聞其紀綱日壞

風俗日渝生靈日困財用貨賄之源日以耗涸閭閻市肆之業日以蕭條人材之眇尠日不及曩昔而猶且粉飾太平晏然無警夫以天下之廣且大其敝也如此而能無事者未之有也彼之敝我之憂也無事則曷以備豫有事則曷以應變大夫之責不其棘於善覘乎輶車之所經出於關西關西國之雄藩也士馬之精强蓄儲之殷實大夫之所習知也不幸數年以來天怒西民饑饉以蹈之疫癘以札之加之猾賊滔天半載始平薩南北八州數百里之間骸骨積於原野墟落化爲蓬蒿慘然滿目行者隕涕公私蕩殘

智力俱窘孑遺之氓雖欲收拾灰燼裏強瘡傷以救朝夕之命織則無絲畊則無牛咨嗟怨毒靡有恆心其勢不聚而爲盜卽轉而之他矣百姓亡則關西廢矣關西廢則國家之藩籬毁矣廹斯時也懷而保之奠而安之當世之急務也大夫之勞不其重於諸度乎此二者不佞之所日夜憤悱不寧抱杞人之憂而詠蜉蝣之詩者也大夫有憂國之誠經世之猷而出自籌謨之地歷關西達燕都數千里之遠三五月之久耳之所剽目之所攝不啻如不佞之臆測懸斷必有以得其情而思之深慮之周講之熟而歸而措諸

施爲則固圉制勝之策治棼救懸之政必能鞏國勢於磐石者不佞將拭眸而俟之矣不累於外者必專於內不衒於華者必務於實大夫之無所喜於是役者庸詎非國家之喜乎不佞故不爲喜赴燕者道此而爲大夫誦之大夫勉乎哉若夫行邁之可悲分張之可惜大夫不見於幾微不佞則又何敢

賀晩磯先生周甲序

有生願久其生情也願久而不可久願久而能久者皆命也情生於人而命在於天故洪範以壽爲福疇之首者明人之所欲莫過於壽而壽由天貺故謂之

福也然孔子叩原壤之脛而責其老而不死壽亦有
不足謂福者歟芝蘭常苦其不榮人猶愛護之不已
樗櫟雖至於拱把匠者不睨才不才然也使芝蘭而
有樗櫟之年其愉悏於人心顧何如也吾乃今知原
壤之壽不足福而福疇之行必及於攸好德有以夫
今年癸酉十一月十有三日卽吾友晩磯先生六十
一歲懸弧之辰也其家人治酒食以慶朋友稱觴以
相賀僕病不與末席乃誦之曰先生幼服家庭之訓
長習六藝之文窮而不見其怨尤達而不易其素操
可謂當世之君子也君子能修己則人愛悅之愛悅

之則欲其生行葦之詩曰黃耇鮐背以引以翼受福于天受福于天亦人之情也由是其願久而能久非自願之也伊人願之也今視夫芸芸葱葱之內七十者八十者九十者百者何限吾獨喜先生之踰六十者爲其近乎好德者也先生勉乎哉而吾知先生之將七十八十九十百而未艾也

東省校餘集序

經山直閣編東省校餘集既印復要僕弁卷若敘述緣起掌故文獻則竹里族叔之序已該矣發揮藻思反復賞歎則思穎太史之文至矣顧僕鹵莽何言之

可贅雖然凡天下之事莫不有本况於詩乎詩者言志誠信積中然後光輝發外故感於物者雖有淺深之殊而形於言者各得性情之正故曰思無邪此三百篇所以爲詩之本也今是集也然乎哉語其趣則風花月露之工也論其習則嘻笑嗔罵之餘也其不與詩之本相去遠矣哉若是者有亦可無亦可又何必靳靳爲編哉然竊觀夫諸公之詩其抒情而寄興則憂之深而慮之遠矣其敦交而勉人則忠可告而信可覆矣若是者雖涉乎風花月露之間亦不失三百篇之本旨而不害爲君子之爲也然則經山之編

是集又豈曰徒乎哉雖然志旣言矣言者身之文也君子言顧行行顧言故其言足以文其身其文足以不朽於世世未有言與行違而能爲君子者此僕與諸公之所宜慥慥而兢兢云爾甲戌孟秋

臨齋集序

祖淳童子時嘗侍先伯父伯父與家子弟語當世事喟然歎曰使如尹景平在今日宜不至是祖淳時雖騃猶聳然請曰尹景平何人也伯父笑曰兒能有心吾少日尚及見古士大夫吾爲若言吾鄉有金副學三山有李判書坡州有尹叅判景平其字也此三公

者皆淸德雅操秉大義不仕爲人主所敬憚爲士林
所推重然金公自　肅宗末年一去不復惟尹公與
李公時往來京師也二公友善而名齊故每相遇於
京師自薦紳大夫以至蓬蓽韋布之蹤莫不聞風造
候二公必主壁疊肩而坐酒酣以往言議風生某人
某事善善流也宜奬某人某事非非人也宜罰某官
進讜言而獲罪直士也宜必救某官阿上旨而見用
佞臣也宜必去雖勢要之人斥之不遺力雖貧賤之
士薦寵如不及與座之人莫不灑然拱手視嚬顣以
爲榮戚故朝有定論士有定價好善者有所恃不肖

者有所憚一時風氣之盛名教之重卽可知已上心必欲致公於朝威怒以震之寵祿以懷之公自不懾不移不易其言竟老死不出豈不誠卓然而獨立者乎公之於辛壬大義雖謂之一絲扶㫗可也吾尚及見古士大夫今也則亡祖淳又聳然而聽銘心不敢忘也祖淳旣長仕宦於朝則去公歿僅三十年餘而士大夫風節已掃地公之後人又顚覆不齒於世於是乎慨公躅之漸遠悲公家之不世思見公文章以慰其夙昔景仰之心而亦無從也則殆齎恨而及於老矣今年丁丑宜寧南君周獻忽袖二冊題臨齋

集者屬祖淳曰此吾外曾大父遺集也公肯序之乎祖淳出不意蹶然而起曰是集固存於世乎吾謂其已佚無餘也乃斂袵而卒業焉其於文章若不肯屑者而淸明剛直之氣博厚深湛之思邁流俗而合古範公固不以文而傳名者雖以文而傳亦足以壽公名也嗚呼道喪而文敝至今時極矣安得起如公者數三前輩談笑而救之哉嗚呼其已矣乎祖淳不文何敢泚公集然昔子瞻序范文正公集恨其不及見而願其自托於門下祖淳於公集其義亦云爾

老稼齋集序

我高王考昆弟六人遺集之已行世者五高王考曰夢窩次曰農巖次曰三淵皆先生兄也次曰圃陰次曰澤齋皆先生弟也獨先生老稼集未及行學者恨焉三從叔致仕公先生之曾孫也嘗以族曾祖茅洲公所刋定先生詩五卷剞劂于關東未幾當庚辛之際公風波憂畏遂不克竣事印本之堆笥篋者殆二十年庚辰歲首祖淳拜先生廟及像亟請布集於公公仍命祖淳弁卷祖淳逡巡不敢終辭也嗚呼先生我東之逸民也身不離畎畝之中行不出州里之外宜若無可見於世然昔先生之居松溪也人之視之

若淵明之處柴桑堯夫之寓東洛上而薦紳學士之所景仰下而牧竪芸夫之所稱道至于今百年如一日豈其無然而致之哉先生天姿高敏識解絕倫於儒者事靡不精通故家庭之賢如文忠公而常歎其才同氣之賢如夢農淵圃諸公而自謂不可及一時名公碩士之知其藴者又莫不以王佐相推譬則如龍泉之寶不出匣而光氣之潛迸者已干斗牛此先生之所以爲先生而窮達不得以限之者也惕隆盛悼閔凶廢舉務農沒身自靖者淵明之悟往知來寄情松菊也貞不絕俗和不同流安時而處順者堯夫

之觀物翫化閒中今古也豈先生之性夙有慕於淵明堯夫者耶將先生之時與淵明堯夫有相似者耶嗚呼先生其眞逸民也先生平日存其詩不存其文故今集寔遵略若可憾然讀之者卽其詩味其旨其於知先生之爲先生固有餘裕而從此高王考六昆弟之集可以並傳於天壤之間吾家之文獻大備矣豈少幸哉至夫品藻詩道小子不惟不敢茅洲公之跋實取諸農淵二祖定論而又敢贅爲

蘭溪遺稿序

祖淳少時讀國朝寶鑑至 莊憲王與公正雅樂公

辨黍律磬音如神歎曰異哉其大章之一夔乎旣而
讀黃江漢所爲公神道碑銘益知公言行出處之賢
而心景仰焉朴生心傳公之裔孫也一日踵門手一
卷告曰此先祖蘭溪公遺稿請以弁卷累公祖淳受
而閱之詩凡八篇疏凡三十有九篇雜著凡二篇簡
矣哉其兵燹遺佚之故歟大凡著述之傳後者或以
文或以人然其文非大過人雖多未必久傳其人賢
雖少必久傳無疑蓋名生於文故文湮則名亦湮文
依於名故名之存文亦賴存多則傳多少則傳少未
有其人賢而其文不傳者故曰有德者必有言也今

公文之所傳者雖少其疏與儀節諸篇皆禮樂之議也天下國家之所不可廢者也其家訓一篇井井乎顔氏柳氏之遺意而居家之所必知也顧可以簡編之少而忽之哉宜其孫之必欲壽其傳也嗚呼以英陵之聖視公如虞帝之命典樂公之用非所謂明良喜起者耶樂旣正居田里不復從政公之守非所謂善居成功者耶雖然公之賢豈但爾也公之子死六臣禍而公以 三朝元老免噫當時之號稱 三朝元老而駢首血市者何限而公獨免哉卽非公平日之名雖雷霆之威有不得不爲之屈者耶嗟乎其

賢矣心傳受業從叔父三山齋之門與祖淳厚今於索言也不得以不文辭謹書如右

崔淳翁忠義錄序

有爲崔淳翁之七世孫者曰奎顯披緼袍躡葛屨懷刺具狀日奔走公卿士夫間無論知與不知輒乞文與詩問其所事則將以圖不朽淳翁也人應之順喜欲狂有靳而不卽應必悲辭哀懇一之再之至于十百涕泗交頤感激煩寃其狀得之則生不得則將絕於前人之見其狀聞其語雖始惟其狂攘者尠不感其誠而終靳之是以得傳記贊述題跋古今體歌行

等凡百餘篇彙爲書付諸梓氏又徵序於余與履翁
太史履翁敏應之余始逡巡不獲中又鞅掌而未果
寒暑既六七易則察其氣有感余之諾而無忤余之
慢余故亓之悔而若拒之爲則又悲懇如初余輒忘
其拒之之爲戱而不覺慽然於心洒然於色則其誠
意之動人可知已嗚呼淳翁烈丈夫也死與金將軍
並其英風義聲譬則霽雲萬春於張中丞也夫以霽
雲萬春之賢死與張中丞幷而跡翳而滅名湮而不
垂彼其立懂秉彝者其心固不有計較若其爲孝子
順孫之心含寃隱痛矢志竭力以圖其闡發揄揚之

功者不亦人倫之善歟奎顯之於玆事宜遑遑汲汲也如此雖然親盡則澤斬而誠易緩身窶則力綿而事難立亦人之常耳奎顯之饑寒困窮而其能汲汲遑遑於遠祖之事日出而作舍是焉無他殆若身殉而後已者其不難歟嗟乎當淳翁之死於富察之野也其與之同日而死者其人皆淳翁也至今幾人果有能傳其姓名者乎有能傳姓名而果皆有子孫者乎果皆有子孫而能思其祖如奎顯者乎然則淳翁之有奎顯不亦大多乎人者哉誠大多乎人者哉往余少時有金洞者得其祖南陽府中軍世輔遺愛碑

於土中埋之忠烈祠之側遍乞詩文於一時操觚之
士以徵後焉余許之而久未成洞遂老而死余每思
之傷歎今奎顯之事略與洞相似而其髮亦種種然
雖余之散懶歇後不能不爲之瞿然而又不能不重
有感於金洞之不得余筆也淳翁始末俱著屐翁序
及諸公所撰此姑略之云

交河盧氏族譜序

盧生文河吾鄉之佳士也一日懷其世譜請余曰吾
盧氏寖微矣願得公一言以侈斯譜謹按盧氏新羅
時自中國東來東來者兄弟四人各以所受封子孫

爲籍焉其第二諱塢封交河伯交河氏之所自出然年代世派不可得而攷至諱康弼佐高麗太祖王統合三韓以功封太師宣城府院君宣城者交之舊號於是乎交河之盧以太師爲鼻祖其勢然也自是奕世蟬聯訖麗氏五百年至本朝名公達人磊落相望者又四百餘年豈不盛哉其族譜之行且百年間凡三改可謂詳矣而生之意猶以其世著文獻之不盡載爲憂聚族而謀溯求旁搜悉刋于編將使派系實錄幷垂來許慮之深誠之勤有足以感人而警世也噫盧之爲姓自秦漢晉唐以逮夫宋明而代爲望族

其支流之自唐來海外者亦如彼其顯試攷萬姓通譜之書一姓并著於華裔尠有與盧氏比者吾誠不知上世之始得姓者何人而受祿于天若是其無疆也盧生乎盧生乎生之族今若少衰盛而衰衰而又盛亦天理也况生之祖先族黨積有忠孝之基生之用心之勤且遠又如此繼此而復振固可以預卜請以是弁卷

記

挹灝樓重修記

關西大藩也富麗甲於國中自古宰相之辭內居外

者常回翔於此如唐之西川然觀察營臨浿水上樓
觀江山之勝有可以移人之性而擁聲妓恣讌遊亦
常情之所易馳也竹石徐公按是藩將行蹙然曰吾
家世淸素不習紛華事雄藩於我何有惟樓觀江山
之勝不得與諸公共大可恨旣至首用詳定法收民
糴直節費省力簡儉如在家時朞年政成議募民復
四郡廢地以固邊圉牴牾不果遂增築塞垣之甬道
辦錢歲三十萬置江界府以補貢蔘之科斂於民者
旣而修浮碧樓及大同含毬北城諸門之雉堞譙樓
馳駟騎抵書言在京師吾四人者常以文遊名辰勝

境未或不俱今一人來此而三人不來樓觀江山之勝而復無聊若各爲一記使吾四人者名留於此間不來者未始不在而來者亦未嘗獨行也不亦美乎浮碧已屬屐翁北城擬斗室含毬僕自爲大同以累公强再四不已公眞好事者哉是門城之東門也其樓曰挹灝與練光亭肩亞而起相去不十數武烟景之所集眺望之所及又與練光無別特儲胥之地遊賞之所爲樂不侔故練光獨名於浿水亦斯樓之不幸公之必欲使余爲記者意亦有以也耶庚午仲春三日安東金祖淳記

萬馬山城新築記

孟子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城果可以無乎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城果不可以無乎山谿者天之所作猶不可爲固若所謂城人所設也又烏足以爲險哉雖然天下無爭則已爭則不可以無守也此城之不得不設而自軒禹以來幾千百年有國之所莫能廢也全州府之南四十里有谷曰萬馬以谷中可容萬馬也或云此地甚險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萬莫是也以余思之馬與莫聲相近萬馬之爲萬莫其下馬陵之訛蝦蟆陵也歟其山勢

包環四阻南北惟一綫路峰嶺斗絕稜稜不可度而其巓稍夷而廓周可十餘里水泉瀵草樹蕃可城而守也府治處嶺湖間四戰之地地無險可依故府民常願築城於是谷而自古方伯通守之來視者亦莫不有意而竟未就也今 上庚午桐漁李公按節是藩時新經大侵民死亡相半公私蕩殘百瘼俱露公至則不懾不弛雍容有緒已而行部過是谷周覽形勝乃曰是昔人之所議而未遑者耶國家昇平久是州又兩南之咽喉也無變則已有變則府城不足恃與其有急而無恃曷若無事而有豫乃設便否十難

與幕府將吏及州之父老雜議之莫有異者於是慮
事量功以命董者曰此鉅役也不可以一時成遂捐
俸畫財爲歲築之方旣又曰無兵與粟不可以爲守
募兵丁授器械設倉廒移粟庤之策具定請于朝府
民大悅築始而公歸再經年而城成屹然爲南藩巨
障府之人咸以爲不可無徵亟請於公公囑余爲記
且曰無夸辭噫公不欲自多雖然千萬人之所願一
身而副之數百年之未遑一朝而就之公雖欲不多
人其肯少之乎竊試論之地旣險矣而又城之城旣
高矣而又蓄之時平則民仰之而有恃世亂則民居

之而無恐斯可謂地利矣築之而民不勞旣築而民悅之力紓而心固斯可謂人和矣人和者雖無城可也況天險而復爲之設者乎是役也一擧而具地利人和之美推是而言公自有得於易與孟子之義耳余豈夸辭之爲哉

安東關王廟重修記

國朝自壬辰倭奴之亂始立武安關王之廟妥像而虔奉京城有東南兩廟湖嶺南諸邑亦往往有之蓋當時天朝東援諸將以王顯威靈佑天兵殲賊護民請於我朝而建者也自是以後每春秋降香祝以列

祀典安東府西岳之廟卽其一也今 上十八年戊寅府使尹公魯東莅治經歲政成而事舉及環視廟宇喟然興感土木之頹圮者易之神像之黕昧者新之丹靑改觀體貌重嚴祥慶之降屈指可期乃馳書命祖淳爲重修之記祖淳生長京城不知走安東之道然其先之所自出故視其地如故鄕視其官長如鄕君而墳墓之在境內者屢代宗族之食其土者貴賤可千數然則雖其身未嘗祗瞻廟像之下其心之所尊奉而敬仰之者顧與居是邦者何間雖然祖淳昔嘗奉使入燕自鴨綠以西至金臺下數千里之間

廟貌以奉王神者不知其數甚至家家而奠香火人人而挈圖像自謂庇王之陰騭而亦我東國之人之所以稱王之靈異肸蠁者種種反近於瀆屑何也嗚呼王鍾二五之間氣悏宇宙之志桀心雄千古力敵萬夫生焉而明大義於天下歿焉而遺大恨於人間其神在天則日月也在地則河嶽也由是而威可以振華夷功可以庇生靈名可以敝天壤此王之所以爲王也彼竊竊然以一人一家之區區禍福論神之爲神者不亦謬乎祖淳不佞不足以知神明之理而不言其所不知又儒者之事也故遂因賢公之命敬

記如此而因道其平生景慕於王者在此而不在彼云爾

記橋亭卜卦硯

橋亭卜卦硯者宋疊山謝侍郎硯也余昔年偶見元明間雜說識其名而不知爲何狀也戊寅春徐大夫鶴叟贈一硯云得之燕商余纔啓匣不覺驚叫乃昔所識名者也硯象風字額上小篆橫書橋亭卜卦硯五字兩隅刻程文海銘辭頗奇後面刻宋謝侍郎硯五字又有閩人趙元小識磨之墨發光勝他石亦佳品也自念平生無長物亦無長技惟知弄筆硯然東

產頑佳者絕不可見設求之燕市將不過端歙二產之雕琢稍精者而已古石豈易得設得之其古人之賢如公者耶天下之人必性命視之其肯輕捨而波及之外國乎然則硯之歸余非偶然也余性狷而善感自幼愛古人臨亂不貳節者自伯夷叔齊至于明史文正諸人讀其傳記所載未嘗不欷歔流涕至掩卷不忍讀然愈不忍不復開卷欷歔流涕而竟讀之公亦余欷歔流涕不忍不讀中人也今得公之舊物余心當何如哉公去余殆六百年所而石之流落顯晦不知更幾主今其缺痕刓暈未必皆公之手澤然

自余視之其一痕一暈無一非公之手澤而若有焄
蒿之氣感人心而中人體者顧安得不酷愛而絕寶
之也雖百穀萬鎰未足以較其珍重而第不知中國
之人何緣失之爲余所藏也或曰燕市多贋物阿房
銅雀之瓦皆是也噫噫否否首陽之山有五皆稱夷
齊夷齊豈十身哉旣不辨何山之爲其隱閒山名皆
可以起感起敬不先感而先思辨者必無人心者也
硯之非眞公硯容亦無異然非眞者旣無証矣設有
所謂眞者又安知其眞非眞者耶然則雖十此硯得
之者皆可以嚮慕於公況吾目中首陽之山只見其

一而不聞其四者乎余但知余得此硯之非偶然

記奉元寺遊

己卯歲南至月之既望飲于俞子範之處仁書屋金明遠趙君素李叔嘉趙士顯李士昭李文五金士精皆社中人也始飮山風撼扉微雪初飛既而酒闌夜分淸月在庭子範忽離席而言曰此宵良樂然吾輩常恨於闤闠鬱陶乎少趣後日盍爲郭外遊乎僕曰此論妙甚城西之奉元寺卽吾與明遠所休夏者一別四十年每思重過請以爲歸子範曰善士昭居近宜爲主且好事宜進期後十日日出會于昭聯袂而

行毋爽約亦無中僉曰諾及期皆如約而會前夕照已使人治具寺僧來引遂自圓峴之西步踰勝戰峰李仲睿聞之携酒追及眞好事者峰後冰雪交踏之琮琤有聲足少留輒跌殊間關也至寺宛如昔觀但荒落可念舊僧無一餘者兩法嗣剃痕已霞集矣笑人生之如浮歎恆河之不皺相與徘徊佛殿感慨良久從行棊者曰漢興歌者曰君賓琴者曰益大品皆第一又有射鳥者百不一虛亦絕技也各効其能佐人歡意飯不用葷依僧法食時列坐令闍梨鳴鍾僕出行篋中木鉢盂數事受飯坐皆大笑及夜有二梵

僧連聲誦唄其聲雄深閒遠使人省慮一少僧略能談義姿妙可愛飲至四更聯枕而宿房深而溫夜劇寒不覺也明日僕與明遠各賦數詩飯已相携而歸復登勝戰峯于時雲日晴美襟懷開暢東瞰漢城城內外樓臺巷陌如掌而紋北則三角道峯積雪耀暉璀璨閃爍不可名狀西南大江逶迤冰合數十里碧琉璃鋪之江上長風吹沙雪泱漭如霧相顧樂甚踞石上煑酒令琴者依歌而鼓之琴凍而愈韻歌高而復抗前聲寥亮後聲清怨餘響梟空與松籟相切僉曰聽歌琴半生獨有今日僕又口占長律並前詩屬

諸友和返入昭室各飮一杯而散噫是遊也日不暖而寒苦莫苦矣行捨騎而步勞莫勞矣寺無水石巖洞之勝賞不稱矣食無方丈綺珍之味具已薄矣自他入觀宜無足樂竊怪夫同遊上下三四十人人人跌宕歡喜踴躍者何歟庸詎非所會者神所遇者境耶神全則境至境至則樂生樂也者有物亦可無物亦可惟無入而不自得者可與喩

賞心樂事者筆名也吾輩之遊旣樂矣而終待筆墨而識其樂故遂取筆名以爲是卷之號

重修芙蓉堂記

端窩權季直氏以觀察使莅海西既周年重修所謂
芙蓉堂者馳書及幣屬不佞曰堂刱於金公謹思嘉
靖丙戌壽幾三百年而重修者於今三之昔羅公之
修是堂也華陽宋文正先生實爲之記今僕既修之
矣求其記必於當世之君子當世之君子捨閤下伊
誰敢以請祖淳發緘悸汗久而僅定也夫樓館臺榭
沼池之設適於一人一己耳目之觀而已宜若無與
乎治道然自周文王經始靈臺人之臨其沼入其囿
者詠其有麋鹿魚鱉而孟子誦之以爲賢者而後樂
此今夫天下之樓館臺榭沼池之廢興存亡未必盡

如周文而後作盡不如周文而後壞然常情之所樂亦聖人之所樂特聖人得其節而常情易騖焉耳苟不騖焉身體之安心志之愉飲食言笑聲色遊息之娛聖人亦何嘗不同於常情也惟其端本者常勤喪志者常多故廢興存亡若無足輕重於人耳豈謂樓館臺榭沼池之設不與夫治道相通哉君子爲治而得其道則搠之焉可也修之焉亦可也故曰賢者而後樂此況是地是堂卽昔人之所救功而兩 聖祖駐蹕毓祥之地也是堂之興廢實關於後政之治忽公之能首舉其役者不亦韙歟夫以文正之大賢於

羅公之修之也鋪張敘述如彼其勤不佞之覵先正雖邱垤於泰山至於記公之績匹美於前爲法於後顧可以慢乎哉因是而竊有所怵惕而不能己者緬昔我 先王重修魚水堂之水澤齋改其名曰芙蓉亭 御製上樑文敎侍筵諸臣曰芙蓉者君子花也當令君子人書此命賤臣書進以揭不肖無狀最居人末自 先王言之日月之明偶有所遺照自賤臣言之雖茅土而胙之鍾鼎而昭之榮孰比焉弓劒旣遠每中夜以思不覺枕席之漬痕今堂之名適相似而公之屬記之言復以是見稱嗚呼何其與昔之

聖敎又相符也不佞誠夢寐乎不圖不佞爲文固不足以藻飾華采使是堂增色於千秋然竊庶幾奉聖人之恩言佩知己之好音顧諟焉慥慥得免爲小人之歸則終身幸矣於是乎記之而又識其感

聞韶樓重修記

聞韶樓者義城縣之公館也其刱未有知所自然樓有高麗鄭圃隱先生及金學士之岱題詠板刻而揭之鄭先生固麗末人金學士之名見於麗初以玆推之樓之刱其在新羅之世歟余生老京師足不踰鳥嶺一步故嶺以南七十州山川風俗尚未能髣髴其

要領況其亭臺廨宇之有無又況其景槩眺賞之佳否顧何以知之惟昔　正廟己亥伯父宰是縣從兄歇菴公隨之任歸而爲余道玆樓之勝仍誦鄭先生之詩余尙童識寡聞欣然在心至于今如舊嘗遊覽也今　上庚辰兒子元根爲宰則樓將圮矣勸其重修逕遞未果後五年而弘根又爲宰纔數月書報云玆樓千年古蹟也不忍以終廢旣修之願得叔父記之余曰善吾之知玆樓因吾兄而汝又吾兄之子吾嘗願一見而至白首未諧今因汝而託名玆記與鄭先生之詩並揭而垂傳雖終身不見與夫朝夕登臨

者奚異吾無憾焉爾雖然吾舊聞義名邑也民殷而吏馴公門百事不煩中令挽近來逃亡相續奸僞日滋弊弊然將至於危亡信斯言也求弼之誠不實東薪之政不行也庸詎非縣令之責乎有邑而無樓尚以安享有樓而無邑將誰與爲樂吾固知弘根之存心爲政汲汲於蘇積瘼革衆弊然因之而又勉之不亦善乎

黃鶴樓重修記

山水樓觀非並生者其遞相爲主客人事與造物相參也甲申中秋余西遊浿外瞰鐵甕梯妙香哦東明之

古都風萬柳之長堤歸稅于三登縣倅徐侯有民具酒迎於黃鶴樓下樓之名夙嘗慣耳余乃欣然而登眺覽良久樓凡五楹臨江而起昔人所刱也右房左軒昭朗安閒隔江有小汀汀上小麓環抱距樓可一帿場射則棹艇而傳箭云遂安地也庭前僅旋馬短墻護之墻右角門呀然通江色門外砌石可丈餘直抵江步余又欣然拾級而下倚篷而溯水清泠深不沒篙可常狎也行里許觀所謂鸕鷀洲者波綠如綺磯石白齒齒相聯也余逾欣然賞心返登于樓顧語客曰見而不能喻爲徒見遊而不知趣爲徒遊今日

爲斯樓月朝可乎練光繁華而觀者疲於應接浮碧灊灑而烟波渺然愁人降仙佳麗而宮室太宏暢皆過客之觀不可以常處若斯樓可以起居寢食與山水不相舍也假余作令當舍衙而舘於此吏題牒者二人隷奴傳命令給趨走者大小共五人更直於外小知印一能奕者一妓年可三四十十三四者各一置諸傍莅事畢讀書射弓倦則携客與妓挐檗而往興盡而返可以養性可以引年雖十年不遷秩可以無憾雖終身不他遊亦可以無憾西州之勝吾欲以斯樓爲選一座大噱已而席罷泛三十六曲而行懷

戀戀不能忘也明年乙酉樓忽燼於火徐侯曰斯樓昔人之所刱不可自吾而遂廢也亟斥墻北地以遠人家因址而重建旣落屬余爲記余惟天地之間人爲之主風景不殊於古今江山有時而顯晦樓觀之存亡不常然也故曰非並生者而相爲主客也若使徐侯不勤於人事專信於造物余雖重過斯樓之墟安知果欣然心賞而不掉臂去之也遂述登樓之譴以美徐侯之賢丙戌春

跋

豫齋先生戲墨跋

右佛尊仙眞十二幅卽我從高祖老稼先生冠年未卒之戲墨也其二幅繪采畢施其十幅人物不點睛或點睛而止其雲煙卉植巖溪衣巾器用欄垣之屬皆具墨而已然而精光活動姿態橫發則先生之多藝可見矣三從叔叅判公得於古篋中摩挲感歎懼其泯滅手加褙褾裝爲一卷冀以傳于後夫人重其先世之器用書籍爲其有手澤也若畫者運於心現於眼肖於手豈澤而已云哉宜公之敬玩而珍莊也先生早負鴻名大爲宗族士友所謌然潛悳葆光視軒冕如脫屣放蹤田園沒齒忘世百年之下讀其遺

文過其舊居猶咨嗟指點想像其人況玆卷之爲先生眞跡而所畫者又非塵埃中事則先生之托興亦可槩矣丁巳季冬從玄孫祖淳謹識幷書

璿源譜略跋

維 聖上十有二年五月朔日大臣禮臣以 元子已四齡岐嶷夙著請加顯冊正貳極 上許之粵一月孟秋六日 上臨仁政殿發冊命授使臣 世子受冊行禮于熙政堂 睿容儼然周旋合度造庭觀者莫不動色相賀旣而宗正寺援故例謹書于璿系之譜以臣曾玷太史之選命識其後臣竊惟冊 儲

有國之經禮也我朝聖神相繼四百餘年是禮之行
無世不有至今我　聖上盛仁達孝克享天心本支
之慶旣熾以昌而是禮之行於是年蓋亦不偶是年
壬申也是年也我　太祖受命而開國焉是年也我
寧考毓慶而篤生焉夫國家之休祥吉慶孰非上天
之所眷佑而眷佑之徵莫大於刱建王業亦莫大於
篤生聖人　太祖之以是年興　寧考之以是年降
斯理玄遠雖不敢知天時運乎上人事著於下化家
爲國肇基啓運垂萬世无疆之統功莫盛於我　太
祖丕承丕顯祖述憲章光前而裕後德莫尚於我

寧考自我　太祖寧考已著之蹟觀之是年之於我
國家吉無不利可知已是禮也所以固國本也重
宗祧也國本之固　宗祧之重亦必待乎是年者固
可謂天時人事之黙相符契而抑亦我　太祖寧考
陟降在上敉厥功德佑啓我後人也臣敢以是徵焉

先府君遺文跋

嗚呼此我先君遺文遺墨也先君平日謂文字小技
當場未嘗用心亦未嘗存藁而不肖又生晩蒙甚不
克有所傳可勝恨哉未及見者容可曰不知及見者
宜其莊誦而復不能焉天下之蒙孰甚於不肖偶閱

故藏得先君手筆三紙其一紙卽癸巳秋祭先妣文伊時先妣殁於西城外僑屋家徒壁不肖纔九歲尚記先君一夜於燈下草此文成傍無人惟不肖侍先君循不肖髮且讀且涕悲不自勝而不肖亦呱呱而啼其日阿極者卽指不肖小名此其正本也紙雖舊心畫如新對之怳然如隔晨而不肖亦奄迫六旬追憶往跡摩挲摧咽不知所以爲懷遂褙爲帖圖壽其傳其二紙審其文意卽祭渼湖從祖父母文草也紙破暗不可裝故敬自謄寫附諸下方然祭從祖文字細而竄乙尤多注目移晷僅尋句讀不知果無疎謬

又不知當日果用此文否也近世有尹判書師國收其先人六七歲時墨蹟累襲以紬緞櫝而藏之時俗或哂其已過已過則容或已過其視委而爲塵堆蠹屑則何如也彼其童嬉塗鴉之跡孝子尚不忍沒況文字之可傳而一皆墜佚者乎不肖雖未嘗隨俗而哂斯人其不能誠心收拾至於墜佚則不免爲斯人之罪人嗚呼其慚慟夫謹識如此使後之爲子孫者知戒

正宗大王御書題明史綱目附錄後文草一幅跋

洪惟我 聖考盛德大業史不勝書亦莫尚於明春

秋之義若夫備奉室之儀別闕字之牌設龍灣之壇
賜漢旅之稱編尊周之錄旣光前而啓後矧又二十
五年之間皇壇暮春之享 三皇忌辰之禮罔不躬
將而親行齊明祗栗如將不及臣承事十六年常所
瞻昂而欽歎者也洪同敦寧樂倫家有 聖考冲齡
時手書題明史綱目附錄後文草一幅大意以李玄
錫所纂明史綱目載弘光於附錄與紫陽筆法相背
嚴辨而痛斥之文辭爛然雖未若成德以後義理之
精深辭旨之峻正昭日星而凜秋霜紫陽復作無以
易也臣乃今知二十五年明春秋之義者其權輿於

此也夫於乎盛哉今年太歲卽崇禎殉社之月也弘光紹立之載也風泉之感旣永弓劒之慟又新於是忘其僭猥而謹跋如此甲申三月西清舊臣金祖淳敬書

正宗大王御製詠雪詩跋

右七言十韻排律一幅寔我　聖考莊孝王冲齡手書詠雪詩也詞章無關於帝王之事然視夫聲色之娛貨賄之嗜不啻遠矣此詩雖冲齡所爲氣像固自與凡人不侔而亦可見尋常嗜娛不出六藝之外猗歟盛哉　聖考昔嘗謂賤臣曰予自始學立志以聖

賢爲期文章以作家爲準習爲各體日有程課如儒
士之治功令賤臣莊誦不敢忘今覩此幅意者亦日
課之一囊乎因是而有感於心今之讀書者亦尠矣
聖考文章之富且盛殆千古帝王之所罕匹然究其
歸則不過積累於日習夫以天縱之能猶待不息而
成况凡人之學業而不思盡力可乎詞章猶然况大
於詞章者乎覩此幅者尚愼思哉

靜心堂記跋

右不知何人所作以記中語推之其爲婦人也的矣
自古婦女之能操觚著述者亦多矣不過閨閤兒女

之情而已未有特出已見於學問性命之際者今讀此篇其論心之法深有得於周張程朱之緒門路既正本末亦該雖老師宿儒之自號知道者未可遽指其罅漏若誦章句資功令者將北面而師事之不暇顧可以婦人忽之哉惜乎其不爲男子而生也昔朱文公謂范氏女不能識聖却能識心若此婦人雖謂之識心而識聖可矣因是思之天之賦性初無男女之殊惟聰明才智者方可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不待文王而興然俗尚之於人其切反有甚於天賦婦女而能爲此者豈獨其人之聰明才智而已抑亦本朝

崇儒重道之化有以致之不亦可喜也歟

退軒集跋

尙書司寇趙丈將刋行其先大夫退軒公遺集以序屬族叔淵泉公徵不佞以跋不佞生晩未及事公但記童子時聞長老言 英廟中晩以後調停之論行而搢紳大夫多不能守其素志脂弦殺角同流合汚以苟容爲能惟退軒公矯矯踔厲不撓不惑言論風節不愧其家聲今讀遺書舊聞良信公忠翼之孫也文簡之從子也立身苟不如此固不足爲公公而如此故其忌嫉者愈甚而其悅慕而嚮往之者又視他

人逈異則人情然也遺文恨其不多然其愛君憂國之誠傷時悼俗之旨別慝闡義之跡炳然行墨之間古所謂不隨形而泯者庶幾近之後之讀之者自可以得公之爲人況淵泉之序已形容公平生略盡不佞復何加焉惟是司寇丈徵跋之意眷眷於兩家之至誼則顧以托名爲幸而不敢以不文辭云

箴

六獻箴

圜惟天體覆象天德加之元首其儀不忒飭外正內心容亦直君子萬年建其有極

衣而不帶是曰昌披束躬是貴非美之垂維昔詩人
詠彼伊絲旣整旣愽赫兮威儀
足容曰重垂訓惟聖飾以爲禮跬步必敬處下若謙
履道則正周公几几四方有慶
彼端直者其名弗律綠沈文犀非美之實述事擧形
黜華貴質心正斯正其畫若一
皎皎明月湛湛止水載其無私炳彼瓶美亦我光明
在方寸裏見前慮後武德至矣
有器象桃質儉文玭穹覆爲蓋方載爲底分爲二用
合則一體虛中受物如心乃啓

千秋慶辰不日將屆祝岡頌阜歡忭難名菲薄之
獻其數適六敢效古人丹扆之箴各述蕪語庸
備 荃鑒雖文采全無可觀而忱誠或有所補
不任瞻天兢恧之至

銘

正宗大王御賜歙硯銘

磨不磷質之堅產歙州來朝鮮君子韞櫝比於玉
聖人攸錫壽萬年

賡 御製賜內閣直提學李晚秀木屐銘

匪珮之月匪弁之星躡屐者誰 王曰賚卿居宜踐

素行必循經跬步毋愆式儀明廷

倭筆銘

有尖束毫其名弗律摹形寫意不錯不失形管之煒周詩載實中山之穎秦人自出玆惟倭製爲狀則一撚紙作心濡墨而脫不中於書莫究其說卓之硯牀貴在遠物

愼汝琴銘

梅之月寒而明松之風暑而淸淸明在躬心和平調絲韻桐寄閑情南郭隱几聞地籟解取無聲勝有聲

李景混賜帶銘

聖上二十一年春 御內苑射的皆中賜宰相近侍
文房香緞各有差奎章閣直閣侍讀學士李君景深
及弟承旨景混時皆與焉而景深得綃袍一領景混
得文松銀帶一顆尤異渥也景深兄弟以文學地閥
被 上恩顧待之以家人之禮至於今所受賜而一
時榮之夫其德能稱職矣而服之甚宜者君子美之
詩之緇衣是也或不以其道自居而受命服之錫則
亦聖人之所深戒也易訟之上九是也於乎其勉矣
哉景混屬諸公爲帶銘余最故故不以頌而規焉銘
曰

彼君子兮言垂之帶宜且稱兮其賜匪泰靖恭爾位淑愼爾儀佩之以心乎而服之以禮乎而

頌

新製羔毫頌

羔毫紉穎腰大指劣絲縷銀絲縛束料結雖不能及漢倭紗製於我國人掰運心計妥插架中陸離斑斕彼未曾覩歡喜讚歎言抽以揮珠璣雲烟于時楓皋樂而頌焉

姨弟李士成 義贊 新第頌

有洌者井潾之無深神瀵氾濫可浮可沈錫山之乳

揚子之心四味同功名聞古今君卜其側庭滿槐陰以淪以釀以待盍簪前有紋楸後有橫琴載笑載言或觴或吟匪屋之華泉不換金匪泉之長不已令音君子攸行神明必臨百世遺安萬災不侵

贊

賡御製賜閣臣薑贊

其氣也芳以潔其性也峻而烈譬之挺特之偉人功存乎表裏緩急之別其猶醫國之良臣咀其味而取其實聊以降吾氣而怡吾神

傳

李彦瑱傳

李彦瑱字虞裳京師人也家世業象胥彦瑱以譯科官本院聰穎絕人讀書過目不遺文辭贍給能擊鉢賦文又善書而疾嘗冬日晏起盥櫛端坐抄書未朝食而得卅餘頁字畫皆端楷如印本亦無脫謬處其精敏類此通信使行彦瑱以才膺書記選浮海入日本一船中多能文士然神捷無有過彦瑱者日本人素狡每我使往輒羣至索翰墨或預搆詩文多至屢千百言卒出求和冀以困之我人亦不欲詘必揮灑副之然亦患其太迫及彦瑱至羣倭持五百箑索五

言律彥瑱卽磨墨數升且吟且書俄頃而足羣倭環顧驚喜復持五百箋請曰已服公才思願試公記性彥瑱又且念且書如錄已言指間颯颯起秋雨聲須臾擲筆整襟而坐日未晡而書千箋賦五百律所記誦亦如之倭愈驚歎吐舌以爲神也於是彥瑱之名噪一時云彥瑱雖負才名然坐微賤竟邑邑不得志而死年纔三十餘未死時嘗出其所著悉火之曰存亦無益世誰知李彥瑱者其妻奔救之不及只收燼餘若干首藏之彥瑱死始行於世彥瑱少從李用休學星曆勾股之法略通梗槩云

閭人曰余嘗從摛院小史見彥瑱燼餘詩命繕書一本名之曰江陽焦尾集贈友人金照明遠矣不知果無猻也大抵其詩少調格然贍敏亦可見若假之以年或當有所進也惜夫虞仲翔云靈芝無根醴泉無源彥瑱之謂乎

韓顛傳

玉壺之隣有韓姓而顛者吾嘗聞其聲疾呼而詈罵如拒人相逼者又凜凜如逐捕人者問諸隣人蓋嘗晝寢城南林中得是疾云顛雖病事父母不違其意不妄言言卽好道忠義家貧無業日至絲帛市爲人

引買取其雇以供親一毫不以欺市人亦不以其顛而疑之也在市覺疾作輒忍而趨歸家乃發不於市與塗也疾發無他即疾呼詈罵而已人有問者輒曰有鬼來逼故叱逐之耳余爲元戎也顛從容懇門下人曰從相公乞借精砲十數人其人問所用答曰欲砲殺逼吾鬼也噫眞顛者也雖然狂者心之病也余之見病者亦多矣其步忙忙其視䀮䀮其言無倫無脊其知不辨五常言行與平人異故謂之狂也今顛不然奉親孝發言忠與人交以信顧可以病心者待之歟人之病於心者固謂之狂若夫未嘗病心而其

言與行反常如狂者又何稱焉然則顚之病氣之病也非心之病也人之如狂者乃眞病於心也非病於氣也孟子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然志壹而氣動者常多氣壹而心動者常尠此其顚之特殊於他人之病者歟嗚呼天地之生久矣故人道晦人道晦故以子而慢其親以臣而欺其君以人而瞞天讕人者亦滔滔於世若是類者雖自以爲人而顚之視之皆鬼也今之日此類亦多矣其疾呼詈罵而逐之安知顚之非是類而托之鬼歟然則顚非眞病者也

李先生傳

先生諱思問字穉育宗裔也生而聰悟絶人端重少嬉戲旣長文思日就與耳溪洪公爲外黨親而洪公常推其能旣而不遇廢擧讀書人鮮知者壬子秋正廟問筵臣北山下有李思問者學博而行高卿等知之乎自徐公有隣以下七八人相顧莫對　上詢至再三祖淳始起對曰臣知之　上聳然曰爾何從知其人常謂爾異流俗果然予於當世人自謂不遺猶晩聞之爾何從知其人諸公憮然已而諸公先退祖淳後　上曰聞其人蘊經綸非獨博學對曰然其人善韜晦人尠知者　上曰然明日爾爲予致繾綣

祖淳敬諾明日至其家先生不在童子云先生出約有客卽報公且坐請報祖淳囑曰但道客來毋誰某也遂出其西園佇松下于時山淨林疎霜葉耀輝巖菊明秀芳馨自聞徘徊眺賞意甚樂也少焉童子回而先生亦至幅巾野服手華頂杖徐步遵崖而來望之閒閒如高雲野鶴也祖淳迎拜訊凉燠先生欣然曰何暇訪老夫旣入室祖淳敬述 上旨先生改容曰賤身無狀誰爲誤 天聽者惶恐欲死雖然側陋如此而一聞其名至使近臣宣德音古昔明主之所難能也獨賤身非其人 主上眞盛德事也仍感激

歔欷翌朝祖淳入奏　上喜甚曰今日幸得交宏儒
也明年入經行劄又明年冬以疾卒壽六十二先生
脩面美鬚髯坐立嶷然如山其行本之孝悌而篤好
人倫燕居莊敬如承神明待人和氣藹然悃愊無僞
瞻其貌聆其言雖薄夫知其爲德盛君子也少時得
狂病難治先生覺之卽正坐攝心三年而勿藥於書
無所不讀而於易春秋用功最多尤長於史學過目
皆默記朴燕巖嘗截取綱目中事實文辭百餘條或
一兩節務爲不可曉試叩之先生舉答無一錯燕巖
大驚以爲神其學以務實去僞爲先以師心自得爲

歸故論學則曰漢儒傳經當秦火後皆自得而不假
於人故其拙處亦見其用力若無漢儒九經何以傳
後集註出註疏雖絀集註出而漢儒之功愈不可誣
也論治道則曰三代之治盛莫盛矣惟其君如堯舜
禹湯文武其臣如咎稷伊傅周召然後可以行三代
之政不然則空言耳孟子曰五穀之不熟不如稊稗
之熟孟子豈欺人哉後世之爲治者以三代之心行
今日之宜庶乎其近之矣先生之於學與治道可謂
入其堂奧矣然老死委巷曾不得以一試所蘊嗚呼
惜矣其論文章則曰以平澹高遠爲致雄贍富麗爲

材深妙奇警爲工爲文者不本六經其理不純不法
先秦兩漢其氣不奇不游内典其解不妙韓柳諸家
正可資其模範耳先生之於文可謂盡其要領然不
肯以文字立名故嘗悉焚所著老來或遇境抒情或
不得己爲人代筆卽去藁不留故詩文一無所傳嗚
呼亦奇矣平生恬静寡言笑惟誨人諄諄然竭其兩
端精識絶解超越古今故如安天宅黃羲圖韸負其
聰慧博洽自多至先生則斂袵請益退無貳辭如韓
近之受業最久悅服最深如李習之之於昌黎先生
有二子長曰某季曰奎文文而有行早死先生慟念

不已疾既革謂長曰我死汝無庸京居永宗有先世遺田力耕可免餓死既葬長果挈家歸先生之樊稿意有所感云先生與先君子友善故祖淳亦自童子時被先生眷愛特殊雖早出宦途不得踵及門之列然祖淳之幸辨魚魯亦先生常時啓發之力爲多先生嘗語安天宅曰今日後進惟金士原其才尠匹其進不可量先生之好誘奬人才如此祖淳愚怯至白首空疎無成不亦傷乎祖淳竊念先生冲襟雅節如卻堯夫博識能文如陳仲醇家無克肖之嗣篋無可傳之書知先生者惟數三從事之人而亦次第去世

祖淳若復繼之後之人將不知先生之如此其賢况先生布衣際遇之盛雖魏仲先林君復所未有也其可終湮沒而無傳乎詩云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易曰高尚其事先生之謂也謹書爲先生傳

梁山璹傳

梁山璹字會元濟州人也其先曰良乙那生于漢拏山石窟中與檀君同時開國其後曰宕始通新羅時客星見羅王大悅賜爵爲星主遂改良爲梁云祖彭孫弘文校理與趙光祖同死父應鼎大司成以文行稱山璹生而端粹好學或勸擧業山璹曰聖賢之學

不爲功名也既而事牛溪成渾渾戒諸生曰梁生吾不及也　昭敬王時國家昇平久黨人用事山璹知必有亂築精舍百里外日徒步往以習勞萬曆丁亥冬倭平秀吉使橘康光來求和山璹有宗人曰大樸亦豪士也山璹與俱至東萊府爲護行卒以貨誘從倭探之其王源義藤爲秀吉所弑已十餘年而我國不知也每宴享康光輒落杯破之山璹謂大樸曰彼名求和其實破盟也一日康光睨山璹而笑曰爾劒何短山璹應聲曰爾鎗太長康光愕下拜請山璹上馬與語而行及尙州牧使宋應洞以妓樂侑康光康

光曰老夫積干戈髮固變使君擁聲妓無憂何皓爲山璹歎曰橘虜殆諷我也萬曆戊子夏倭又使玄蘇通好獻孔雀一鳥鎗二山璹不勝憤與兄山龍抗疏極言時事之非 上怒下獄李廷龜力救解山璹又上疏語愈激切且言趙憲預知鄭汝立必叛可謂先見而尙在謫 上命放還辛卯倭平調信等又至辭甚慢山璹與趙憲徒步至闕持斧上疏請斬其使奏聞天朝 上不聽明年秀吉果大擧兵來侵號五十萬連陷釜山東萊府使宋象賢死之列郡奔潰無敢格者山璹自精舍杖劒歸故居告母起兵傳檄列邑

旬日間赴義者甚衆己聞申砬死李鎰走而　車駕播遷山璹與諸義士謀勤王衆欲推爲盟主山璹曰吾白身年又少遂推前府使金千鎰爲大將而己副之以千鎰子象乾爲從事以其兄山龍主餉令其弟山軸歸養六月誓師于羅州遂引而北賊分據要害勢甚張山璹提孤軍轉戰而前至禿山古城斬奸民附賊者數千襲金嶺賊破之追奔五十餘里軍聲大振賊懼合兵而來千鎰欲決死戰山璹曰賊衆我寡輕戰必敗遂駐軍江都召募湖西義兵沿江列寨遙爲西南聲勢時南中不知　車駕所駐人心惶惑山

璹乃賫蠟書乘船出西沿緣山匍匐行七月至義州
上召見山璹伏地哭奏南事甚悉 上曰久不聞南
方消息今見汝始知舊疆猶存山璹上蠟書兩手皆
裂 上爲流涕注藥賜手書以奬之山璹又進興復
策 上嘉納除山璹工曹佐郎拜金千鎰倡義使高
敬命招討使南人始知 上所在賦稅達于行在都
民狃於賊山璹募死士潛入城檄諭大義民多乘夜
首軍前乞自效而譯官朱繼康等亦輸欵約爲內應
乃日出兵鈔賊屢戰於藏浦金浦戰輒先登賊宵遁
山璹遂與三道帥領舟師四百餘艘駐楊花渡口揭

榜數秀吉以挑城中賊賊不敢出山璹令壯士入城與內應軍誘殺賊無數已而朝廷督令下陸取京城千鎰惶悶問計於山璹山璹卽選精兵使林懽曹應臣將之往隷權慄麾下合勢進取遂疏陳形勢曰圻甸南土皆爲賊藪惟江華一區山海要衝臣欲依險負固如諸葛之劒閣饋餉不絕如蕭何之關中嬰城伺釁如田單之卽墨臣之畱此固非淺淺昔趙充國身履金城然後圖上方略哥舒翰迫於嚴命敗不旋踵兵難遙度亦不可遙制今在島諸營一朝下陸其勢必散臣雖不恤死僨國之罪目將不瞑賊酋將發

諸　陵索寶玉山濤送銀幣餌之且使繼康等示五
禮儀以驗本朝不殉寶玉賊乃止皇朝摠兵李如松
旣破西京將合攻京城山濤圖京城道里及大小賊
營以進如松大奇之賊知都民與官軍應遂大肆屠
殺燒公私屋宇而走時萬曆癸巳正月十四日也山
濤入城與諸將哭　宗廟遺墟發船米賑餘民前後
所活數十萬和議行天將不許官軍殺賊山濤不聽
捕賊益急或尤之山濤正色曰國恥萬年不可忘況
子弟之失父兄者各報其讎何心禁止乎俄而倭向
嶺南山濤力追至咸安已而倭酋清正合兵數十萬

復犯晋州天將劉綎移書觧不得平行長亦勸其空城山璹謂千鎰曰棄城以資賊非義也賊得志於晋必長驅湖南不禦諸籬外而欲禁之户内非謀也不若固守而求救於天兵千鎰遂守晋州於是慶尙兵使崔慶會忠淸兵使黄進巨濟縣令金俊民海美縣監鄭名世泗川縣監張潤復讎將高從厚副將吳宥熊義兵將李繼連飛義兵將閔汝雲彪義兵將姜希輔金海府使李宗仁等各率兵來會山璹入城周覽謂諸將曰此城無走路眞背水陣也卽與數人乞師於劉綎辭氣慷慨淚隨言零綎心歎服猶懾不肯出

山璹知不成怏怏而行還至城圍已十數匝遂投南江泗而入一軍皆驚明日賊攻城急山璹選輕騎出擊却之又明日賊挾左右山環城而陣山璹先令人撤城外人家及是二堞設一炬賊來輒射之賊不敢近賊又以竹甲木楯設炮穴直攻隔臺城中湯火矢石並發賊爛壓死者不可勝數賊又起土山瞰城中飛丸如雨城中多死山璹亦對築土山以禦之令善泅者告急於天將及元帥無一人至賊以書約矢射城中曰聞城中有金粱高三壯士取其戴笠掛城上我當退千鎰使人答曰我有殊死軍大兵不日且至

汝速去毋送死是時秀吉怒諸將之棄京城自至肥前州遣雙酋督諸將屠名城以雪其忿故是役也賊兵死者過半而猶不肯退自被圍霖雨連日城多崩隨築隨圮城中力已竭已而俊民力戰死進湛皆中丸死三人皆名將也山璹哭之如親戚持糜粥親饋瘡痍將士皆感泣矢必死相持凡十八晝夜六月晦夜雨不息城大崩倭兵蟻登城西北隅又崩生力倭又從而入守將敗走軍遂潰不可復支矢石亦盡以竹木撞刺而已俄而倭四面擁入中軍將吳永念別將池得龍俱死諸義將知事不濟皆登矗石樓山璹

與金象乾扶千鎰北向再拜將投南江千鎰謂山璹曰知君涉此不難盍生爲後圖乎傍人亦勸之山璹泣曰義不可獨生先投而死年三十三於是千鎰父子高從厚亦投死高敬元文弘獻吳玭金麟渾姜希輔吳宥熊李潛李宗仁尹誼等或格鬪死或自沈死其餘軍民死者凡六萬餘人山龍以調餉在外不及難日夜號江邊求山璹屍不得乃以衣冠招魂而葬事聞命腏享于晉之彰烈祠及羅之旌烈祠崇禎四年贈左副承旨八年旌其門曰忠臣及丁酉再搶山璹母朴氏與山龍山軸出海避兵遇賊投水而死山

龍妻柳氏及其妹庶女族女皆死山疇妻李氏與山軸妻高氏爲從婢所救避于山上賊又至李氏卽自刎及賊散高氏收諸屍山龍山軸挾母浮水面李氏刀猶在頸而背上負其夫木主見者莫不隕涕

楓皐集卷之十五

楓皐集卷之十六目錄

雜著

歎二累

雜錄

雜著

御賜面鑑手槃說

歲辛亥春賤臣持制壽進坊第一日　上特遣使存問安否賜以面鏡手槃各一諭曰適獲燕物玆分數事用志予情眷賤臣承命北望頓首謝恩對使啓緘鏡體方長六寸餘廣不及長二寸許糚以木背及上下左右皆綠漆面作小欄雕而塗金槃形圓而有八隅徑周二尺許深八九分每隅有足高一二分並其身可長寸許漆以砂硃內用泥金畫絲欄兩重皆大

角中書唐人七言絕句二首一方一圓皆金字也旣
發陳於前凝然碧者明於水渥然丹者燁於火焜煌
璀璨眩駭神目竊伏思之通明映徹者鏡之德也圓
圓全安者槃之體也夫燕物之可珍非特二者必以
是爲賜　聖人之深意其或有在而然歟或可以安
度萬一矣君臣之間貴相知心寵祿之際鮮能全身
士之立朝事君者治心如鏡之光措身如槃之象無
闇昧回譎之態無偏僻傾危之行顯微無間出處不
殆則上下之情志自然有流通感應之妙而身處乎
康莊舒泰之地美利施於國家聲名布於竹帛矣賤

臣不肖雖不足以當此然其敢不拜

書紅葉帖

頃屐翁行部至吉州復余書備道所經山川嶺海之勝且有憶余與竹石詩卽此帖所首載者也旣而竹石書自金剛山中來緘紅葉爲贈余愛其雅意藏葉於篋與屐翁詩時出觀之今審此帖可知屐翁此葉與余所藏者本連枝也此帖出而余之藏之計莫拙屐翁誠天下之絕妙好事者歟方竹石之在山也余讀易玉壺精舍中暮秋寥廓離索增苦一日偶閱王元美集得其別徐中行詩有平生之交李與徐之語

不覺感觸于懷念余受二公剪拭俯就糠粃沙礫謬處後先雖才性駑怯視元美不啻蟲鷃二公之雄秀宏博實方駕濟南吳興而過之其與余厚也則雖濟南吳興乎元美余有不敢辭者又二公之姓與濟南吳興同出而其并世崛起嘐嘐曰古有志乎先秦正始之際者亦略相似豈偶然云乎哉余欲步其韻贈二公對柳惠甫言之因事未果今於屐翁之求題品也忽憶此事遂取元美五字篇中目濟南吳興者及於和詩並牽連書此以識吾三人之神會而又使工摸其帖上之葉命曰紅葉傳照又藏之

原壽賀沈孝善 能述 六十一歲

長年曰壽六十至百皆壽也壽則貴之貴之者何貴其天與之也人事百千皆以力得壽非人力也故仕宦而可以致將相農賈而可以致富厚藝可以致諸妙學可以致諸道惟壽非得於天不可致也或曰攝生而養性能壽然歟張子房從容有儒者氣諸葛孔明澹泊寧靜皆不能久視豈縱欲忘生者哉顏子於聖人中最不得年程伯子姿近聖亦不過中身將何闕而皆然也苟可以人致也彼二賢二聖者必加於人倍蓰又多矣吾故曰天與之非人力也凡理之莫

貴者天故由於天者人皆稟之凡人之莫貴者生故在於人者天皆與之故九五福必以壽爲首聖人斯已貴之矣靑松沈孝善余之妻之兄也余自童子時比鄰而友與其內外羣從七人日夕相從遊當時君方丁年而淸羸抱貞疾一月不臥床無數日方其病也親焉者慘慘然不忍視疎焉者懍懍然不欲近皆以朝暮待之君之自分也亦然今其疾猶故其年已屆六十有一羣從之存者又幾希而君獨巋然豈不誠異且貴哉此非君之所自期人又孰知之者天與之天與之而已矣天苟與之則何福不宜易曰自天

祐之吉无不利五月八日君以降之辰也余貴其能以病而壽也書此以賀之

書金明遠畊讀園未定稿後

異時余學爲詩年甚少氣甚麤讀古今人詩不能着在胷中秖領略其大槩見人有苦吟者輒不解其故云何邇來年漸晚氣漸降詩漸不能工始屈首於研究之學而人之所能工與己之所不能工恍然見於苦吟與不苦吟耳夫吟苦則思必深思深則理必該理該則語必新新而不已則工工而不已則可以懵鬼神而移造化矣雖然工不可徒得必學而後成之

學不能自成必才然後致之才不能自致必受賦於天然則所可能者人也所不可能者天也余與明遠游且二十年每得其詩輒忻然誦之然日與之慣殊未覺勝我爲多今春病臥偶閱其𦘕讀園詩稿神逾遠境逾妙往往如湘靈之瑟可聞而不可見斯豈非受於天者獨厚而無所容其力也耶夫以尹妹之都美泣下於敝衣之眞邢者誠不可揜也吾於明遠之詩亦云雖然明遠之作詩也必攢其眉稜理之窩皺者益皺捋其鬚根莖之出疎者愈疎亦可謂癖之已甚者也

書利原崔忠一所藏吾家故牘卷端

怨可忘乎怨積者不可不明也德可棄乎德雖小不可遺也小猶不可遺況大者乎在己猶不可遺況在祖先乎吾祖先累世死王事消長屈伸之際怨與德共半於世爲子孫者痛念祖先之故怨之必欲雪德之必欲酬卽天理人情之宜也然而其怨也公故賴國家罔極之恩稍雪其可雪者而非子孫之所敢專也惟德則止於私故有當酬而力未之酬者迄今六七十年置之若相忘蓋勢實然也然則酬之當奈何不過曰以心而已今之爲子孫者苟能世世以祖先

之心爲心無事則殫誠而祛私有事則拚身而循公以答國家之恩祖先之靈將悅豫於上曰某不忘余心余有孫昔之施德於吾祖先者之靈舉必曰某有孫不忝與有榮焉如是則不期酬而酬之厚矣不如是雖日求其酬之之道君子不與也利原崔義士振暹之孫忠一千里來見且携亓吾家故牘若干卷請余志其端以繼世好余爲之書如此蓋義士當辛壬禍變時施德於吾家甚大事詳三從叔吏議公所撰崔公碣文中姑略之云

風雨說

近歲之旱莫久於今夏今夏之暑莫酷於今日土石爲焦草木爲醉而楓皋子之居垣直于面髻摩于樑窺其戶入其室蒸歊之氣騰然而撲人如鼎方沸如甑方發如冶方煽楓皋子與其客煩醒悶暍喘息汗流而不已則相與架竹覆蓑蔭其檐而不已則又解帶減衣搖扇而不已則又露頂跣足握冰飲水而不已客曰苦哉暑也吾何由去此苦言未已有雲從東北來厭浥滃欝油然四布電閃閃而作雷隱隱而動俄而轟轟然燁燁然風雨暴至走礫發屋破塊翻盆砰訇澎湃盪擊噴薄如山麓之崩頹如隄防之潰決

如萬馬之奔騰天地爲之晦冥禽畜爲之震掉楓皐子耳不充而褎褎目無翳而䀮䀮神惕惕而將爽體凜凜而如中乃與客扃戶縮頸噤口而潛伏也已而風定雨卷駁雲漏暉於是與客匍匐而出視潢潦積乎坳堂之間泥沙堆乎軒楹之上階壞壁敗椽墮而瓦圮嘉卉摧而狼藉大木拔而披裂環堵之內慘憺愁沮若經滄桑過兵革而莫之收拾也楓皐子茫然良久顧其客曰畏哉風雨也譬諸人事其猶董卓之於宦官乎方宦官之用事也氣燄熏天不可嚮邇人之畏之不啻若旱魃之肆惡也則其殲於董卓者固

足以快人心然及卓之屠㨾紳燒城闕劫寶貨擄子女而西也則漢室之禍又不啻若滓水之墊九州也夫暑之酷誠易病人然吾屋無恙則吾身固自如也適間之風雨吾屋幾壓吾屋壓則吾與子之身且不得免雖欲相與發狂而苦暑顧可得歟子視夫風雨之跡也奚異董卓之過東京乎吾屋之免於壓亦天幸焉耳而可謂暑苦哉雖然風雨潤物者也可愛非可畏也可喜非可憾也向使其泠泠然濯熱而止滂滂然蘇稼而斂惠澤之溥功利之博吾與子將無憾乎心夫以潤物之德反行厲物之威則風雨之尤也

吾與子之所不能無畏而無憾也

說法

人殫慮以爲法法非有善乎人者也然人用是慮微妙周於萬理經天地盡人情通鬼神順庶品立政紀弼教化法若有善乎人者也然法生於人者也其善之者人也不善之者人也固待人者也至於人也者善不善不係於法非待法者也法果非有善乎人者也雖然哲焉而慢之則喪愚焉而修之則賴在一身則其身正在一家則其家齊在一國則其國安天下之廣且大宇宙之悠且久皆是也噫人雖善非法無

以善其善矣無以善其善則身不身家不家國不國人不人可不懼歟至哉法之爲法生乎人而反乎治人也或曰法後而人先曰斯有人斯有法人亡而法猶存

讀春秋說

余童時見從兄讀春秋左氏傳愛其簡而文也從傍竊誦之及長猶記其半釋褐以來廢而不復講也頃年居憂少事始取而閱之句讀之間舊業猶有存者而亦覺意味之勝於前日也世多謂左氏之浮夸不及公羊穀梁之義理此蓋不達於左氏之論者也夫

公羊穀梁之生後夫子百有餘年筆削之義傳聞多訛指趣旣晦故精思奮勵掀起雖設寧質毋文寧滯無濫惟以合乎聖人之意爲心此其不期簡而自約不期古而自典者也若丘明氏親際夫子之時義例辭事之正變同異褒貶予奪之微顯婉彰得以耳聞而心了也故採取諸國之史惟以鋪張紀實爲務所以文不嫌其工語不嫌其繁者也左氏公穀之傳各異體時世然也而學者不究其故主義理者斥左氏爲好奇專事實者病公穀爲執拗豈理也哉假使無左氏之紀實公穀雖賢何從而求夫子筆削之意也

生於百年之後得以窺夫子筆削之意以就一部義理之書者實賴紀實之力是猶宋世性理之學源於漢儒訓詁之功也然則左氏不但素王之良臣抑亦爲公穀之私淑讀春秋者不可以不察歟

讀老子

言三敎老氏居一其敎雖與儒者異其人蓋古所稱神聖有道者也余族祖有好道德經者昔嘗爲余誦其言余時童子精專黙記之遂與人談論然未嘗講其全書也比夜少睡始取而讀之大率其言之可取者十纔一二卽舊所聞餘悉淺俗支離謬盭舛駁索

然敗人意豈老氏非神聖者歟其言不宜爾若信爾其所謂道者特巧詐虛僞鷙賊之心烏可以爲敎又焉有明告人以巧詐虛僞鷙賊之心而爲道者老氏雖與儒者異殆不然也莊周立言如空中樓閣無所依附猶誦師老氏爲宗老氏之道苟如其書所云慿夫宜不欲師周而肯師之乎且自古稱老氏主清靜清靜者其言宜玄湛不鶩不足以動人今反躁妄何哉噫後之反中庸而徇利欲者多矣此類知不可以入於儒則於是乎歸老氏然又知老氏之玄湛不鶩不足以動人也則於是乎相與攟摭一切反覆闔捭

銛點之辭以混合於老氏之書以爲吾師之術固然以恣肆其胷臆而老氏之眞喪且亂矣不然稱神聖有道者謬矣老氏淸靜寡欲其道有可以濟天下

詩文示客說

擬人必於其倫蓋人之賢不肖自有定分非可低仰而使亂其實者也至於論文亦然陳眉公云自來山人詞客與達官貴人出文示客動稱之曰此咸陽東西京出詩示客客亦稱之曰此開元大曆夫孔子作春秋而游夏不能贊一辭柳下惠之妻誄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其他如呂不韋懸千金置之國門而卒

莫敢一人損益也嘻豈其書果不可以損益乎哉詞賦家去盈氣遠譽人則可不然其不爲呂賈之書者幾希旨哉斯言近余每得一文一詩以示天民義民兩人則兩人者輒極口讚美或曰古人不如也或曰不讓古人也問其疵纇則輒逡巡辭遜殆若孔門之游夏柳氏之門人噫其過矣豈僕之性惡直而兩人之工諛也歟是必有所以而然非僕之詩文眞可與古人相擬也雖然詩文無與於德毁譽者雖低仰而亂實固不足恤若於僕之言行不問其得失而惟古人之是擬如韓公所謂道古今而譽盛德者不惟陷

僕於不義抑兩人之自欺而欺人也如是則兩人之與僕交惟貌而只視其巍巍也非僕之所願交於兩人之心也雖終身不復相見何所恨焉偶閱眉公語書此以待兩人之來出示而質之庸寓相勉之義

書紅流石刻詩後

世謂崔孤雲作此詩僕意不然焉有仙人口氣浮露如此哉必頑僧之粗解吟詩者刻以欺世人世人不悟遂妄相沿襲甚者謂非孤雲不能作噫仙人而詩如彼將焉用彼仙哉

贈人

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蕭嵩薦之云用之則爲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此東坡老人答賈耘老書也不知老先生江居可有如扁舟破浪之勝元發否不然蕭公所謂帝王師窮谷病叟豈非爲先生傳神耶雖然竊覸先生之意內懷在山遠志之實外欲避急流勇退之名求諸古人惟陶隱居之山中宰相髣髴似之亦有嶺上白雲不堪持贈也耶陶公雲雖不可以持贈其於當世大事未始不與聞而與論也所居特山中耳豈非所謂攖隱之名者哉若是者又不若安衣美食行呼唱於道路者

之爲自如未審先生將何居也莊生謂將處才不才之間不佞敢以用不用之間爲先生江居之頌

書家藏西漢文後

此西漢文一部卽祖淳家傳舊書也先世自經辛壬之禍患難流離書籍殆無保存吾家又支子之支故先君子年過四十而衣食猶仰於伯氏顧安所有書惟此書與千家註杜集在案也祖淳八九歲時先君子嘗指而詔曰此二書甚好吾爲汝取他人藏也祖淳時甚駸於二書雖習其句讀未能究深奧也及祖淳成科宦始聚書三十年餘可三五千本視昔猶夥

矣然杜集惜中間散佚惟此書獨全在吾家舊物惟此書耳心愛重豈彼三五千本比哉古人於靑氈猶惜其舊況此書乎今年丙子首夏携此書至玉壺山房時時取讀喜其文辭典厚其命令奏對皆指事據實得失瑕瑜卽文可見非後世高談空言惟取觀美爲也宋人譏西漢雜霸不知王道然漢治自近古宋世自少質王道豈遺質哉書舊五本歲久書頁多殘缺遂使工褙起改裝爲十本仍識卷末

書先祖文忠公尤庵宋先生所撰橘屋尹公遺集序跋後

太史公言由光文辭不少概見夷齊得夫子而名益彰幸與不幸也海南橘屋尹公少事趙重峰先生坐是爲羣小所陰晩立昏朝守正不撓遂至於坎坷歿身偉哉先文正公嚴於擇交所與游皆當世之名儒碩德而特與公善則公之賢可知先文忠公謫靈巖序公遺集華陽宋先生又爲之跋於是乎世愈知公之賢然其家益貧窮其集至于今不及剞劂也 上之十八年秋尹生東翊携二公之文千里見祖淳叙先誼以索一言噫公位卑而德未施於人向微二公之闡揚發揮其不爲由光之不概見而爲夷齊之益

彰者不敢期也然則公雖賢其得二公之文乃公之幸也二公之文昭垂如日星人皆信仰雖嫺於辭令者無以踰焉矧祖淳之不肖無能爲役於其先而其視宋先生又不啻蟲鵠之相去寧敢續貂於是集以浼汰哉之懼惟是二公之文皆所自書百年之下手澤如新頹水而展之斂袵而讀之摩挲歎翫殆不能釋也遂略識其寓目之喜感舊之懷以還之東翊於公爲七世孫而祖淳亦七世於文正非偶然哉

壬子　內賜說

仿宣紙二幅龍章奎藻筆一枝西清藻采筆一枝徽

墨一笏卽壬子閣臣頒賜也當時偶未試用及庚申以後尤珍重寶藏時時出翫而已今日又開緘摩挲之餘懼其筆之蠹蝕以墨塗其毫尖未知果能禁蠹否也又日光玉潔筆一枝是從叔父議政公燕行還後所賜之一也諸物都盡惟此偶餘亦不忍用之至禿也遂濡墨記此並　君賜藏之以爲傳世之圖此皆付受所重也後之人尙亦敬而愛之哉戊寅二月四日楓皐居士識

書宣氏三綱錄後

宣氏自得姓世居寶城上世多聞人雖中微於今猶

湖南之名族也余客曰宗漢字武賢愿而確工醫而有幹從余遊旣久一日手其先世忠孝行蹟一冊示余且曰某之淹京師十年非干祿也非求名也欲以闡先祖之德也歷觀當世之大人君子莫如公盛其知我而愛我亦莫如公深願得公一語賁諸卷公言之不朽卽先祖之不朽也敢以請余受而卒業復於生曰近日鄕人之丐人文字揚扢其先德者指不勝僂然刊布未竟譏笑四起者何歟豈非紀實之未足徵而揚扢者有求於世乎今君之此編其忠孝之實炳炳硠硠塗人耳目公私之所徵信而君之心又純

而無他余又何憚乎載筆雖然君之先德旣炳炳硠
硠塗人耳目復何待余言而徵信余亦何所加哉余
惟有勉乎君者耳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忠孝者
秉彝之所由生也人而無彝性則已有彝性者孰不
有忠孝乎然世之罕忠臣孝子者特不知吾性之所
有而擴充之耳君之先世諸公能擴充其性故其炳
炳硠硠者可百世而不泯今君汲汲然爲先之誠雖
固可敬猶未若汲汲然擴充君忠孝之性以繩其先
美之爲尤美也傳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夫所謂立
也揚也豈仕宦顯達之謂也忠孝而已矣闡先孰大

於是君其勉乎哉壬午閏三月既望楓皐居士書

書蘇長公枯木竹石圖後

長公喜寫枯木竹石性所相感技亦入神世之學其法者不知長公卓犖奇偉之姿惟法之是倣何足以藏雖摹寫逼眞已與枯木竹石離矣

題李子皐扇

澹泊寧靜之旨諸葛於心傳敦厚周愼之行見重於文淵士生斯世所希惟賢希而就之卽不媿天雖榮辱窮達得喪禍福所遇不同而人事之修嘗驗於所延千歲在後百世在前攬吾鏡之虛明影羣動之如

烟爲吉爲咎爲醜爲姸不待夫詹尹之卜君平之筴而自瞭然修身以居敬爲本養心以寡欲爲先寡欲而居敬九夷可居蠻貊可行而況於朝廷而況於與朋友周旋仲尼曰邦有道不變塞焉

開闢辨

天地有始乎曰有烏乎始曰有知爲始天地有窮乎曰有烏乎窮曰不知爲窮何爲其然也有天地然後有人然天地不能自名必待人而名也故有人然後有知有知然後能名天地天地不能自知必待人而知也先乎人未嘗無天地也無人不知焉後乎天地

有人也見天地斯知之焉知與不知人也非天地也今夫人竭目力而視可以察秋毫數隙塵然不過借日月之明若無日月之明瞽亦瞽不瞽亦瞽有明有見無明無見見者爲知爲始不見者爲不知爲窮雖今日無人於此孰爲天地日月也者哉今之有天地日月也者有人於此而已焉耳故曰有知爲始不知爲窮也然則若堯夫之言何謂邵堯夫謂天地有混沌開闢自開闢歷十二萬年而復入混沌自混沌復爲開闢著元會運世書以明之堯夫高明之士豈有所未究乎曰以余之知堯夫之所謂知不惟不足以

知天地亦不足以知人嘗試論之夫十二萬年者卽
蕘夫之所見豈天地之能言而自限乎蕘夫見一日
爲十二時而一日之中有朝暮晝夜之分一年爲十
二月而一年之中有春夏秋冬之分一日則一日之
光景周而復始一年則一年之光景周而復始於是
乎推而大之積而累之衍而極之自以爲盡知天地
之故爲之年限若人之有生死此其所見者小疎之
甚陋之至也何則天地者氣而已氣者一陰而一陽
而已然天高遠而無形地卑近而有質察於地乃所
以觀天也運而化之者天也受而成之者地也晝夜

也四時也生於日月而成於地者也非成於天者也人之所見也非天之所知也何則天高於地而包其外地小於天而藏其內日月麗乎天者也非行乎地者也日之行一日一周天日之行固已周乎地之外而地之大不能盡日之光也夫所謂天之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卽亦人之所見地之所窮非天之實也天者無內無外無近無遠無上無下無左無右無薄無厚無方無圓無形無質無變無常豈計數之可測哉其所測之者不過以人之見加乎地以地之窮加乎天而已矣地之大窮於日之光則晦明

之所由分也人處天地之中見地而不見天則晝夜之所由名也晦明晝夜之分而四時成焉若天則不然自其始有之初至于今與日循環而已豈有所謂夜哉夫天之昭昭月星之明皎皆日光之然也由是言之地雖有一年之晝夜天之一晝未始改也一年如此百千萬年則亦何異晝與夜合謂之一日然則天自其始有之初曾未成一日也一日且未成况積而成歲乎地有晝夜四時之常人有生死老少之變人與地固可以語年彼天何與焉天與日月之運本無其睽以地之藏其內也故察乎地而其形可喩若

無地之質其運也又何從而窺之也然則地之勢局於天人之眼局於地日月也四時也皆人之得於地者非得於天者明矣大抵日月星辰皆天也地亦天之所生也地既受生於天又得日月星辰以爲晝夜四時是天以年與地而地受於天也今若曰地有開闢混沌猶之可也合天與地而計年天將受年於誰乎北極高出於天南極深入於地其形如倚杵日月星辰橫旋焉而中國之土適當倚杵之間故中國之晝夜也四時也中國人之所見如斯而已若交趾之南北戶而居是寒暑異中國也骨利幹之地煑羊胛

日復出是晝夜異中國也若此等土其天地之年壽又將如何欲律之以中國則其異如彼欲別之於中國則有二天地矣堯夫將何執乎且夫一日之爲十二時亦適然耳約以爲南北東西四方則四時亦可稍衍而爲八方則八時亦可若倍之而爲二十四方則二十四時亦可中焉而十二時者卽作甲子造律曆者之所爲也豈天之故哉然則十二萬年云者亦劇戲之言也易曰天地貞觀中庸曰悠久無疆皆聖人之訓也雖一瞬之頃有變斯非貞矣雖萬億年之多有數斯爲疆矣謂聖人不知吾未敢多言謂聖人

能知聖人必不易吾言矣況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聖人之所知卽衆人之所可知衆人之所不可知聖人亦不得而知也故曰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堯夫雖高明豈能知聖人之所不知使有人於堯夫之時問之曰子之身何從而生堯夫必曰受命於天地成形於父母又問曰由子身而上接於生民之初其世可得而計歟由子身而下迄於生民之終其世亦可得而計歟雖堯夫必不能對爲其所不見也後乎天地而生者尙不可以究極先乎人而有者又烏得爲端倪哉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蓋言乘天

理之流行不自覺而不能已也人之於禽魚靈明之識雖自逈殊其游於造化之內而不自覺一也其曰心周六合之外知窮造化之端者吾未敢信也吾故曰堯夫不惟不足以知天地亦不足以知人也然則果無混沌開闢之說乎曰開闢之說吾不知昉於何人然爲此說者其指人而發乎有天地然後有人然有人然後天地始得爲天地故曰人處于中參爲三才也雖然天地無所待而自生者也人與萬物待天地而生者也無所待者無始無終有所待者有始有終亦理之常也莫高者山而有時而淪莫深者海而

有時而田石之堅而有時而泐水火之流熾而有時而涸滅此皆有待而生者故不能無壞况人類之含血氣者烏得而無壞試思夫今之人類澌滅都盡山川草木鳥獸魚鱉雖森羅而自在孰有知天地之爲天地不亦混沌者乎又思夫前之人類旣盡而天又化化而運後之人類芸芸而生亦將知天地之爲天地萬品名矣不亦開闢者乎吾故曰開闢云者意者其指人而言乎

以一元而天地與人物俱銷盡者邵堯夫也以一元而人物銷盡天地無成毁者沈君也以一劫則

天地俱壞而人不俱壞上攝入無色界者釋典也
吾無以决其是非其詢之陳洪範九疇者乎然以
其文論之則固恢恢乎河漢其言矣道光二年壬
午十月靖共陳沆拜跋

玉篋新語 幷序

壬午閏三月之廿四日夜至玉壺中爲淹留
計明日檢藏書得成川玉篋於塵篋中啓匣
摩挲旣而思古人閒居筆記多取器物以名
其編如玉照新志之類是也凡日所爲所思
輒錄之遂以玉篋新語命之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憾則不能默然故曰夏暑雨惟曰怨咨冬祈寒亦惟曰怨咨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然天不以怨呼而疾威其人者暑雨也祈寒也勞苦倦極也皆人之所宜憾而吾未之使其無憾也故聞葉公有黨之說則曰某有過人必知之見子路之慍見則曰天厭之天厭之微生畝謂好佞則曰非敢佞也如是而已不以尤葉公子路微生者猶天之不以怨呼而憎其人也何後世君子之自謂學孔而一言纔與吾不同便極口詆罵極力推排不欲人之撼吾一毫也異哉

竹說

竹有爲德者五一通中二剛材三體直四節不可滅五色不可改有二福長生一也茂族二也故君子有取乎竹者以其似之也其似之也如何君子虛心故曰黃中通理君子自強故曰沈潛剛克君子不倚故曰其直如矢君子不踰閑故曰發而皆中節君子不苟容故曰義形于色此竹之似君子也是故君子有是德則人必愛悅而詠歎之其詩曰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悅之而不能已愛之而不能忘詠歎之不足則誦禱之其詩曰君子萬年保艾爾後又曰文王孫子

本支百世蕃衍則生斯長矣本支則族斯茂矣此君子之似竹也夫有君子之德然後可以比竹有竹之福然後可以稱君子君子之有取也亦宜庭有竹朝暮對焉於是筆之爲竹說甲申仲春春分之日

適兒生朝

八十九十大耋也汝年今半八十嘉喜如之何回思倉下甥舘半夜睡起躬煎佛手散至再持蓐草置夫人褥邊於屛風外用滾湯調人蔘屑以俟聘母取之飮夫人以器授小子奉接未及奠喤喤之音已滿室矣當時驚喜至今可想像也兩家人相賀之色之言

歷歷如昨晨而今年倏滿四十年今日又汝揆度之
日爲老父者嘉喜如之何喜則有飾有識先民之遺
則也而汝在衰絰之中不可以受其飾獨吾之所識
心固無疆而受之汝亦無不可吾素不解繪事平生
惟愛竹故亦時時寫其形然似與不似非所較也知
汝愛竹過我而其於看畫眼力常在玄黃牝牡之外
故特寫竹八幅以貽之竹者長生之物而其德似君
子八幅者百與九十非人人可期聖人猶以耊期爲
難八十人人亦可期強康者古今之賢人君子亦多
有焉吾今以一幅當十年之數使汝從今復有四十

年則吾與汝庶俱無憾矣此吾所爲汝識喜而汝受之無不可者也

賀孟如晬日

壽至六十有一謂之周甲謂生年甲子之復周也東俗重周甲値之者於其生朝置盛饌以速賓賀之者或辭或物以祝之俗成禮禮飾情情之不能已者聖人不易也孟如尙書以前年丙戌建子之月十有九日爲周甲余時在黃武村舍不與賀也今年是日余追以五物爲禮以識其情之不能已者其一茶盒盒者合也天下之理分則乖散合則有美利故兩儀之

妙合而萬物生焉其一燭臺臺者所以承燭也不尊則安於處卑處卑則不足以晰遠君子之心宅乎高明者然也其一盥匜洗器也身不澡不潔德不修不明湯之銘尙已復孰加矣其一屛風屛者所以護內也君子正色而立邪沴不敢干衞道之爲功也其一如意如意者心與物不相戾也九五福康寧近之盂如少余一齒而自幼愛好最同堂視古廣受不愧愛之欲其令德也好之欲其不相忘也此之謂情之不能已者聖入不易也於是乎書其因物寓祝之辭于屛如此

題謙齋畫帖

謙齋吾先世舊隣也少而善畫家貧親老謀斗祿於先高祖忠獻公忠獻勸其入圖畫署旣而筮仕官至縣監壽八十餘所與友皆一時名流卽其人可知其畫晩益工妙與玄齋沈師正並名世謂謙玄而亦謂雅致不及沈但沈師雲林石田諸家體格不離影響之中謙翁毫髮皆自得而筆墨兩化非深於天機者蓋不能至此中古以來當推東國第一名家然沈亦才思絕羣政謙翁勍敵也人之爲言良非無見

書巳日記後

記錄與文辭爲體不同故讀書者易忽之然讀其書而欲知其人文辭不如記錄記錄据實而主其必徵故情性自著文辭懸空而求其近理故華采常勝華采勝則綮或有以亂朱情性著則瑜不得以掩瑕理則然也此巳巳士禍時日記一卷卽故林川守李公湛所爲祖淳纔展卷淚泫泫閣雙睫間殆不能辨讀尚復忍何言然後世有欲知林川公者竊謂此卷當掩平生何哉公以先文忠彌甥弟子於華陽文正公其身非道義中人耶當舅師禍變之日奔走千里冒犯危難殫誠以伸恩竭力以盡義其行非卓犖不苟

者耶受文忠墓文於文正臨命之際其處事應變又非敏而周愼者耶況此記成於悲惶寃憤之中而其寫文忠文正從容成仁處記聞目睹詳略雖閒大抵毫髮不爽氣像可仰不媿於文而能之乎若無此記後人何述然則公所以爲師舅傳神者政使人觀自家平生也雖使公著有充棟之文辭曷若此記之必傳世無疑也丁亥仲夏

虎毛筆說

剝皮以爲席則寢之者喜其斑文之蔚炳也拔毛以束管則用之者惜其柔韌於他毫也若使生者衣皮

傅毛而行則蔚炳之可撫柔韌之堪弄豈死者之足比乎生則憎之惟恐其近前也死則愛之惟恐其不親也人情之愛憎果有其常乎而爲虎者將爲見愛而死乎抑爲愛憎而生乎愛憎生死之間其必有辨之者矣

大水判

往在癸丑晤水屋于金臺與之弄墨水屋用此筆揮灑如飛因謂余云舖中筆少佳製惟此種頗可余平生喜用此作大小字不煩他種君於歸時多携去試之又指管頭三縱劃曰此樣是也小者又不堪用余

心識之其後試以作字小字儘佳大字往往有缺畫如以禿毫書者乃知才不才相距不啻三十里也今費隱舍中玉壺山房扁額卽水屋筆細察其字樣亦用此所書也是夜偶檢山房畱篋得此筆忽記其語蘸墨書此以識天涯存歿之感且今近日年貢使回所得中國人詩畫墨跡皆平庸無動人始知如水屋者雖謂之絕倫超羣可也戊子徂暑之晦

歎二累

二累者何歎也院有鶴病臥不能弄雜治無效有博物者視之曰此病素也買小川魚三五十頭浮盆水

與之鶴熟視良久仆而復起和水而呑頸毛輪囷拳
起魚之下若可數已而忽濺溏矢鼓翅長鳴而走見
者皆大笑絶倒此食累也明日聞西山下有蓄盆梅
者其主愛甚造次不肯亓人遣人借之不許請易以
錢卽許遂舁而歸置直爐此財累也夫物之高潔澹
雅者莫鶴與梅而食與財尚爲其累况於悅𦘧豢娛
玉帛之性之人之身者乎故歎云

雜錄

曾先之十九史略不著於藝文志中可知書非中國
所傳而先之非負名之士也且其所載歷代文字太

脫略如今人抄錄人家世譜者殊無可觀東人必以此敎初學與小學相先後不讀此謂無入頭處良亦可笑然中國所不傳之書獨遍於一隅海東遂爲業文者之權輿書之顯晦亦有其地耶

世謂儀狄始造酒余則不以爲然蓋前此已有酒儀狄特善釀之耳自火食以來至儀狄之時不知中間有幾千百年則釀醴而不能釀酒必無是理大禹之疎而斥之者斥其以邪味媚人也非斥其刱造也大禹之訓有甘酒嗜音之語若儀狄之前無以酒喪邦者則何以輒稱曰未有不亡也聖人之言無一字苟

且未有二字明是儀狄以前經有許多人君沉湎之患故却如是丁寧垂訓耳且有一事可證神農之世已有耒耜耕稼之事而至后稷曰始播百穀然則神農之所種所食皆草木之屬歟蓋相土之宜得穀之性至后稷始明也據此推之始造酒云者亦謂釀之之法始臻其妙非謂刱造也夫以大禹上聖之人飲之而至於甘之恐其有沉湎之患則其工於醞釀也尤著易見

白雉之名見於書籍而已問之長老亦無有親見之者丁未冬余在翰苑時從叔父議政公按節關西一

日馳驛送白雉且寄書云寧遠民以捕雉爲業獲之深山中云云余亟啓函視之羽毛淨鮮通身如雪翹尾斑暈皓極反蒼惟頂上一點燁然硃粒而已恨其不能生致也及夕登對達于榻前　上卽命取入覽訖旋付畫工按實摸繪以其羽毛藏于內府

宋至神宗之世天下之弊已甚安得無變通介甫之新法亦不得已也若使韓富馬呂諸公平心下氣與介甫從容講究介甫未必起執拗之心新法未必爲厲民之政而韓富馬呂以其南人而驟得於君先懷不滿羣排競斥至於不與並立其朝而介甫之怒極

矣惠卿輩安得不乘時而起也程伯淳所云吾黨平分其過者不亦善乎然則天下之亂小人之進何獨咎介甫來吾不能無憾於韓富馬呂之尙有偏心也

以牛耕田世言自趙過始此說恐信然諸經之言牛者甚多不過言備犧牲也言服車也言釁鍾也言負重也乃至諸子國策一不槪見其他言農功備矣只曰舉趾曰耦耕皆人耕也然則自趙過始者良是或曰冉耕字伯牛此可疑也羣經壞於秦火出於漢世伯牛之名未必耕耕之字未必伯牛況耕之字伯牛不見於經而見於史安知非後人杜撰耶

蜀語謂學書費紙學醫費人費人而醫者爲其學而不知其費爲人學醫而爲其所費者不亦可悲歟余於年來爲人所慫恿時時作書旣又成癖遇紙輒塗鴉盡黑而後已自余而言雖罄會稽之庫儲無所惜也自紙而言以潔白不垢之身爲余所涴汚紙若有知豈不悵然自哀乎紙雖費而書不能工則余固自愧其非才而爲紙之厄愈大矣遂書此以志其愧而且以弔紙之厄也

大人者不世出然亦未嘗不世出也漢得一人焉武侯是也晉得一人焉淵明是也隋得一人焉王仲淹

是也唐得一人焉郭令公是也宋得一人焉明道是也元得一人焉耶律文正是也明得一人焉徐中山是也若漢之子房晉之嗣宗唐之鄴侯宋之圖南明之伯温又其流亞也夫大人者心無適莫者也

泰山巖巖狀厥美則峻極于天也滄海茫茫語其病則處下納汚也然山頂一步已俯視泰山之全孰如包乾輿括坤區之爲不可測乎觀人者不貴氣像之高峻貴其度量之深廣

嘗見先輩簡牘則說自己事處多以不讀書沒工夫爲憂大抵其人未必盡有是心其言足以警人而今

人則不然不稱身病輒稱公冗豈古人無身病公冗而今人獨有之耶此可知古今俗尚之不同亦足見怠惰放僻之一端宜其讀書種子之日絶也

人食蟲魚鳥獸則謂之常蟲魚鳥獸食人則謂之變常者果天意耶變者非天意耶人與蟲魚鳥獸同生於天天果爲人食而設蟲魚鳥獸耶若是天果私於人耶蟲魚鳥獸亦知天之私於人而甘爲食於人耶天若不私於人如之何蟲魚鳥獸之不可食人也可食常也非變也蟲魚鳥獸遭人之食其心亦必曰變而非常然則蟲魚鳥獸曁人之相食天何與焉佛氏

以殺生爲戒懼其傷天意也而儒者譏之何也譏其道不同也不以戒殺生爲譏也然則食之非天意歟蓋古人有始敎佃漁者其始也未知其可食焉耳食之勢也非天也余日服鱻魚故於是乎書

古人曷爲佃漁之敎也佃漁之敎聖人之心原於不得已懼人之相食也何也有性命斯有食有食斯有味草木之味味之薄者也血氣之味味之厚者也舍其薄而取其厚情之所必然也人於血氣之類知覺最靈食欲最甚味人之味猶味蟲魚鳥獸之味也蟲魚鳥獸於其類弱之肉強之食人無敎亦蟲魚鳥獸

之情也於其類弱之肉強之食幾何而不相食而盡也食而求味雖聖人不得以禁之也聖人於是乎思救其相食與其食其類寧食其匪類遂教之佃漁使人知蟲魚鳥獸之味而不知人之味蓋將胥匡以生也故曰佃漁之教聖人不得已也不然人與蟲魚鳥獸之同生於天聖人豈不知也

徐步到松園茶屋爾時中秋明月槐影滿地只從葉底射入亮光幽朗可悅遂出松園所藏古香數枚爇銅鼎內涎麝噴芳烟氣蓬勃若早霞捧日於雲濤中更吃凉茶一甌拂湖南薄箋用禿筆副松園求字體

墨則明時所製也色黯如漆新發香更勝爐炷亦一快事仍念吾輩遊戲轉頭便成陳迹若留此紙至明年此夜展讀已似今人誦古人書不亦快哉所遇無舊物焉得不速老渺渺兮余懷登山臨水送將歸

僕與秀亭結髮相守殆四十年而中途相失寧不悲哉每憶臨硯弄墨輒在傍不離勿論工拙僕所書者隻字必收非爲其書也卽情好使然爾比來絕不作行書今夜偶欲消遣伸紙拈毫字未上意存沒之感已自不禁時復顧視燈影若見其努目俯首審觀之狀惜乎其良善之姿天不與年也爾明其同姓而相

守雖不及秀亭之久而猶賢於老兵之似伯喈也書此感懷而贈之

紫霞老友自十餘歲時已臻三絕古今鮮有其匹蓋亦天生其才歟

紫霞詩法鴨水以東始自刱妙非人人所可窺畫亦奇妙淸秀非雲林石田之儔都無與對惟書藝雖極其趣差不及詩畫然此就自家三絕而論若並世而言固已絕於人矣

冬夜偶見紫霞寫竹本因畫思筆因筆思詩謾書如此未知又有定論別在鄙見之外歟論紫霞則余自

擬當世隻眼若不知者謂之妄則余不敢思辨耳
窮不忘道則似乎原憲老而好學則多於顏淵千載
之下左海之偏豈有其人思兼二賢蓋命與仇謀而
后呼天名無所就而后知年悔勝於無悔吁嗟乎孝
田

東坡云蜀人之諺學書費紙學醫費人盧君大有學
醫者也若使其術如學書者之費紙天下之人皆不
足恤使我入於其費則誠狼狽之大者吾有病寧勿
藥而死不願爲盧君之費需推此以往好生惡死皆
人之情盧君其可不愼不難而輕試藥於人書以奉

誠

此石間寺中醉墨也曾間碨磊被酒消不盡却吐在筆端紙面豈必形似十分九方相馬秪是神相吾於此石亦云

瓦當作研墨光如漆殊可娛也東坡先生云作書不依古法亦一快事余非不依乃本不知有古冰斯義獻其如我何

戊子長夏之夜盧君錦田請寫竹於此扇余眼睫誤寫於後面傍人覺之業已無及遂欵於竹背或問故余曰古之人論錢各不同或以有字爲面或以無字

爲陽然則扇之爲背爲面惟人所稱庸何傷乎爲竹之奇楓叟識之以待好事者

楓皐集卷之十六

跋

金忠文公詩文集後公二十三年而板行于世嗚呼公豈以文章自命者哉特積諸中而發之爲言也古今爲文章者其始未嘗不各自寶重傳之有久近何哉德行功業名節識見魁梧傑特卓犖不羣之氣如川嶽如星辰然後精靈之所蟠芒角之所爍可以閱窮宙而不弊矣公詩禮世也忠貞性也偉幹峻標

冲襟汪度龍虎變化之莫測而持心則麟鳳之祥和也喬泰運用之不見而宰物則雲雷之經綸也議論則馳驟衡縱有曲折有根據長江浩浩不窮而風流睟㳍餘韻弘長如冠冕瑲玉揖讓於罇罍鍾磬之間凡人士之所夸羨而名世者於公無一不具

正宗時公年未高位未顯　則哲之明知公於衆所不知之中謂正直謹愼可屬大事遂

定　渭梁之祥執手托
純宗曰此人必不以非道導之及
純宗三十餘年之間謙虛畏約若不以事物
經心而至若靖朝象保世臣恤困窮寬刑獄
之大政密贊樞機多外廷所不知而大官所
難行者炳然丹心非惟堯舜君民之願常思
迓景命衍洪祚於萬億之基金石至誠神明
鑑臨古所謂社稷臣者其如公之謂乎公生

而英粹秀頴於文有靈悟神解自少業耽書
上閣直手編對官燈往往不覺紅旭之照窓
上窺下逮浸淫氾濫其制作本經籍而得諸
子力爲多閎雄博茂騫然有特立之勢而郊
廟朝廷之用典雅舂容玉管珠絃之和鳴也
有韻則古體尤長薈蔚奫泫遇硬愈肆奔放
無涘三軍朝氣介馬飛騰於狹束之谷風雹
燗製奇變如神律絶雋逸高邁悠遠而有音

論者或疑爲蘇黃公常言聚零羽片錦以自耀者曷若布帛全疋之裁成哉此公之不以剽襲尋撦爲工而自成一家語也羽儀斯文元龜人治八方衿紳翕然而宗之賁闡我昌熙聲明之運者其功亦豈可易言哉公書藝遒健有高致嘗寫妙香長篇屬余藏山寺余之燕携至上京諸名士聚觀驚顧曰襄陽之書山谷之詩也願留草與天下人共寶之此

不過公信手濡毫而爲知音者所重乃爾耶
季子相國命元容一言簡端豈謂余能發揮
公文哉其以余之薰德染誨於藝苑觚翰之
間者于今人有久也歟余何足以知公文哉
惟知公德業學識間代之器不以存沒而有
纇晦況此卷公咳唾談笑精神之所注乎昔
宋金華題歐文公卷曰公文在霄壤中上之
爲卿雲下之爲醴泉光景常新千古如一日

余每誦斯語又恨世之無可當斯語者今可
為公書之也
上之五年甲寅仲秋大臣輔國崇祿大夫議
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
春秋館觀象監事原任 奎章閣提學東
萊鄭元容謹撰

右從叔父楓皐先生所著詩文若干卷伯子
尚書公類而集之季子今元輔公鋟于梓以

行嗚呼先生事我
正純兩聖朝忠藎直方以鞠以瘁雖處地有
拘退然不以事功自居而夫事著功豈司存
者屢屢程能趂課第云哉國史野乘必有書
之謟後者非小子所敢私也然先生之爲大
人君子有不待百歲之下論之定已久矣而
宸章焜燿有踰華衮大哉之言曷其尚諸先
生於文無不讀之書無不讀之時車騎闐于

巷貂蟬溢于座薄領堆而竿牘峙而事應既
已輒手一卷哦以故所與遊乎文墨者類多
一時名流而雖畸人畯士有一知半解收召
與娛至有田社飲之嘲而樂之終始蓋風流
弘雅已有以蔭映冠冕乎當時矣嗚呼自小
子不天先生之覆露憫恤二十年餘雖稚昧
惷憒不名一能而所以謬奬予而恩愛之視
尚書公曁弟無少間者由今思之殆庶其愚

而進之期有所成立也白首瓠落考德無所俯仰邃普有餘滌也

甲寅仲秋從姪輿根謹跋

大人君子宗其義通儒達士程其猷昧者嚮其德怯夫服其量是必有四科之能而三不朽之說所由尚也見之而有儀可象聞之而無緒不淑長世令聞闇然日章若茲者庸詎以拧寫佔畢之餘夸其有傳于後巳哉我

正廟君而作師登崇俊良翼羣龍而經緯之
公弱冠受知特有昭融 王几執手之托宥
密逕續我丕丕基 大聖人則哲固日月明
矣而公之爲公不亦爲申甫嶽降而李西平
之天生也歟夫量有以平厥陂德有以格厥
閎謨猷以宣文辭理義以嚴淑慮公所自有
也然物之不齊恒也介甫不悅魏公聖俞力
詆希文忠信者頑所不能無焉惟公言議風

流人自飲醇功利攸溥俯仰有江漢叔子之思是豈聲音笑貌可襲而幾也哉蓋艱貞之吉匪躬之故以至夫直不傲而和不流斟元滲液襄我隆平所謂無迹可尋久然後著茍有知言者求公終始舍此而顧奚以也大老以降四世而四忠矣天之培育名門匪有私於公公之光紹前烈爲時宗臣匪有要於後矣而邇來二十有餘年星嶽紳笏之容不可

復覿於模楷矜式之列其於人世之感材彦升降之會為何如也詩若文總若干卷閱屢涼燠而集之始潰于成詩為專門大家淵海浩瀁不可涯際文從鄒孟氏得力馴雅敦正不極其究不止使公只從事觚墨驂驔乎作家者流亦傑巨閒閎也昔漢夏侯氏之言曰有陰德者必受報百世之下所以鼎呂公者視丙博陽當何居嗚呼傳不云乎社稷靈長

終必賴之

上之五年仲秋楊州趙斗淳謹跋